

世界上經濟界的混亂

民

痴

這一次世界上景況不好，若是究起他所以蕭條的原因來，到底這個景況不好的現象，是從甚麼時候起的？再是逢一件事情既起來了，必有一個原因在的，這是一個牢不可破的理；若是說起世界的蕭索來呢？他的原因是從前年夏天，因為美國的股票落價，牽動起股票界的恐慌，在彼時就是潛伏狀態了，到了如今就可以說是從潛伏狀態走到顯然狀態了，這是一個近因；說起遠因來呢？他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歐羅巴戰事之後了，那是怎麼一個理由呢？若說這個理由，就總得先把歐羅巴戰事的以前以後，世界上的經濟組織，是怎麼一個樣子的變化；要把這件事情簡單的想一想，就容易了解了，說起在歐羅巴戰事以前，那個時候的世界經濟，是英吉利，法蘭西，以及德意志這幾個歐羅巴的先進國，對全世界是常供給資本的，每年從這幾個國家，往世界上的各國裏，拿出去的金錢，是一筆很鉅大的數目；這一宗大款，是借給亞美利加，亞非利加，東洋及奧大利等々，這些在世界邊々隅々的國家，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後進國，纔能依據着振興起他的產業來，從打這種原因，那麼歐羅巴這幾個國家，他對於那些國裏的一國，他的國際的通商貿易，是以甚麼方法辦的呢？說起這個來的時候，像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荷蘭，瑞士等々の國家，常時對於世界上放資，其餘那些個原始的產業國，是把資本從別的國裏借了來，在自己國裏以這種借來的金錢，好拿來充量的發達起他那豐富的自然資源，利用他那富裕的天然資本，創設起農

業，工業，以及牧畜等的事業，趕事業有了成果的時候，拿這個成果就作為是借錢的利息，以這麼一種形式，往這些國家輸出的，再說起放資的國家一方面來，平常是從這些國家，以得利息的形式，來收取這些國家的農作品，以及畜產物等々の東西，所以是若從貿易關係一方面上看，這些放出金錢的國家，常常是輸入超過的，在借用金錢的國家一方面看起來，除了少數例外的，差不多是輸出超過的國家，像美國甚麼的就是一個例子，在戰事以前的時候，亞美利加合衆國，從英法等國借了差不多有五十億美金，一百億圓的借款，在這個中間不差甚麼就是一個，萬年輸出國的樣子，常常要向英吉利，法蘭西等國裏，輸出一些大宗的農產物，就比方甚麼棉花，小麥，玉米這些個糧食的，就是照着這個樣子，世界上一方面是金融資本家，往外面借出金錢去，一方面就是居勞働者的地位，從一方面把金錢借的來，再拿這個成果去報酬一方面，就是以這麼一種，彼此的一個階級對立的形式；可是中間成立一種調和，彼此維持着做起來的，因為是如此的一個形式，自然比方向外出金錢的這幾個國家，倘若是一個發生了甚麼障礙的時候，假比說一旦發生了戰事甚麼的，若是有個不往外放貸的時候，那對方這個用錢的國家，一定是要受惡影響的，再假如是在原始產業國的方面，一旦若是起了甚麼災害了凶年了錢荒年景的時候，那金融資本國一方面，也是受惡影響的，就是這麼個情形；換句話說一說，就是一種互相扶助的關係，所以好事也是

兩方面享受的，然而壞事自然也是雙方應當分擔的，這中間的所謂利害兩個字，誠然得用一種協調的手腕，來辦理纔行哪；就彷彿在一個國家裏頭，有了資本家和勞動者，這中間成立了一個階級的對立關係似的，這在一個國家與一個國家，也就有了資本國和非資本國的，一種對立關係了，可是在這個國與國之間，成立了一個你幫着我，我扶着你的一個，彼此的要互相扶助的一個很好的調和，所以就絕對的保持住了，然而趕到了歐羅巴的戰事以後，這一種世界的互相扶助關係，到底是怎麼樣了呢？沒料到從來的那種你帮我々扶你的，一個世界的經濟組織，可就完全變了樣子了，那麼他既是變了樣子了，究竟是怎麼樣一個變法呢？改變一個甚麼樣子呢？在這個歐洲戰事的時候，歐洲的主盟這幾個聯合國家的，英法等的金融資本國，是因為戰事的關係，不能往國外放金錢了，簡直是不獨不能向外出金錢，並且還得往自己國裏借進金錢來纔行的，趕到了這麼一個狀態了，這麼着那些像美國和印度等耳的國家，這一回不但往國裏頭借錢，反倒從這一方面勉強着，還要往外借出金錢去的，或者是對於聯合國，供給一些糧食和軍需品，以及原料品甚麼的，無奈送了去也是收不回錢來的，因為這個就以這些東西的代價，作為是一種債權，這麼着因為在這個戰事的期間內，所積下的債權漸々增多起來，到底把一個昔日的堂堂的金融資本國，到現在凋落的成了一個債務國了；反過來從前的原始產業國美國，可就高出一頭來，作成了一個金融資本國，並且他的勢力一天比一天的大起來，到現在簡直的到了勢力擴大的時代了；那麼若是照這麼看起來，能到一個甚麼地步哪？就說是從前的原始產業國，現在也要把金錢借從先的金融資本國了，若到了這種關係的時候，到現在把自己製造出來的

東西，輸出口去，除了收東西的代價之外，還要把借出去的金錢的利息收回來的，換個話來說，就是亞美利加這個國家，他從來伏着從歐羅巴各國，借進錢來使用，而再把他的商品輸出去的，這麼一個借進錢來還出貨的一個國家，趕到了現在是怎麼一個情形哪？就是反從這一方面把貨賣給你，除了收了貨價之外，還要收利息的，是成了這麼一個賬了，簡直說一句痛快話，就是由互相扶助的關係反過來，亞美利加合衆國，反倒確々實々的把握着，世界的金融霸權了，執世界上金融的牛耳了，變成了這麼一個局面，就是由互相扶助的狀態，美國倒變成了一個，榨取各國的狀態了，那麼美國他怎麼就能榨取世界各國了呢？這就是趕在威爾塞媾和的時候，條約上聯合國是占勝利的國的，既是這麼着，那麼德國他對聯合國方面，是要擔賠償的，這麼一來德國把賠款一交給英法等國，就從償還戰債的形式，把錢就全都給美國了；總而言之英法等國，是打德國拿進來的，就得給美國送出去的，這個賠償問題，是一千九百二十年決定的，德國在當時要賠給聯合國，一千三百二十億馬克的金錢的，然而這個決定，後來又在一千九百二十二年，在斯巴會議的時候，聯合國方面對於這個賠款，決定了一個分配的法子，照這個分配法是法蘭西得五成二，在其次得的多的國家，就是比利時，英吉利，義大利，這麼一個分配的次序，再就是把這個進來的金錢，再把他給了美國，就是因為得付給從美國借來金錢的利息的緣故；總而言之這一次戰事的結果，德國是弄了一個最下々了，聯合國是從德國榨取賠款，聯合國是德國榨出來的賠款，再從這裏頭拿出多少成來，還給美國借款的利息，德國在儘底下，其次是聯合國，在最上層的就是美國了，就照這個樣子，作一個擔負戰事費的表就是了；（未完）

族人絕不用同族名義向官府接洽，如此則訟事自少，巨族全體一年無訟事，當然爲良善家族，巨族五年而無訟事者，官府獎勵之，如此斯化行俗美矣；族人有自治團體，以衛生慈善各事，並遵孟子之言，可使制挺以自衛；由此言之，則大家族足以補官府之力所不逮，宗祠之族長，當爲以年長而輩分尊者爲之，然或其人不足以勝族長之任，應由族人中選一有新舊學問新舊知識人品道德優長之人以輔之，佐理家長一切事務，其人而有過失，族人開大會由家族令其出族，蓋此人責任甚大也，與責任內閣制相似；

從來州縣最畏巨紳，劣紳之弊極大，然有大家族改善之法，則由族長以化同族之人，皆爲善良人民矣；葡如此則縣官非但畏巨紳，且歡迎大家族制度矣；

更將大家族有益於一縣之理由，詳細申明以言之，

- 一、興教育以廣人才
- 一、篤宗族以別長幼
- 一、明禮讓以厚風俗
- 一、遵法律以守本分
- 一、講道德以攻異端

如此則一縣可風，推之各縣各省而如是，真可謂郵治昇平

矣；此中所語，權以個人之思想，拉雜書之，既無先例可循，惟體察吾國五千年來之特性，迥非世界各國所可仰企一二者而言之；世界各國，應亦知中國之制度，本極完善；惟法久弊生，而又無改革之人，改革者，非襲歐美之皮毛，遂可以改革自任也，當亦就中國五千年來之沿習，損之，益之，乃足以知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乃足以知中國處此貧弱困苦猶可以自立之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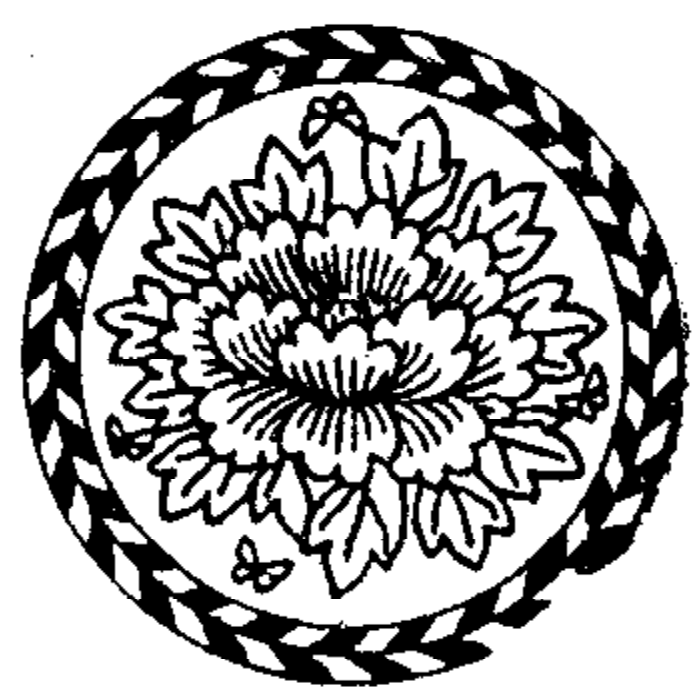
世界經濟不振之一瞥

(續)

民

痴

現在我們對於英國，最近的海外貿易上看一看，在去年五月裏還有九千萬鎊的英國進口貿易，趕到了今年一月裏，就減到七千五百六十萬鎊了，等到進了五月，就忽然減到六千九百六十萬鎊了，再看他從今年一月往下，到五月的英國進口貿易，是三億四千九百四十萬鎊，若是比起前一年的同期的成績來，實在是激減了一億九百萬鎊了，在這裏頭減的很多的就棉花，打去年五月的，四百六十萬鎊，減到本年同期的一百九十萬鎊了，再把這個和前年的一月往後，到五月的棉花進口數目的，二千四百七十萬鎊對比起來，在本年同期裏，實在是激減到一千三百萬了，以上是英國最近的進口貿易的大概情形，再若是回過來看他的出口貿易的時候，更顯出又利害的蕭索來了，就是在去年五月裏，還有五千一百萬鎊的英國出口貿易，趕到今年五月實在慘落到三千九十九萬鎊了，再把去年打一月到五月，這五個月的出入貿易是二億六千二百萬鎊，趕今年在同期是怎麼個情況呢？實不過纔一億六千九百七十萬鎊，就是本年同期比起前年來，真有一億萬鎊的減色，出口貨物之中頂不好的紡紗的數目了，去年五月的出口數目，是七百八十萬鎊，趕今年同期就不過僅々四百六十萬鎊了，造鐵造銅也是同一個樣子的，出口在今年五月是二百六十萬鎊的，去年同期是四百九十萬鎊，簡直就是半數了。(完)



中國戲之將來

(十六)

春 柳 舊 主

孟子曰：「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又曰：「大匠受人，與人以規矩，不能與人巧」；余於票房，本無研究，以耳目所及，可分二種；一則不以規矩，一則專以巧，此二者余皆不贊成，試言之；唱作念白，戲之規矩也，海派戲爲下里巴人之曲，雖經多數人歡迎之，然演員只有一種客觀的覺察，而無主觀的覺察，唱則油腔滑調，作則輕佻放肆，念白則信口開河，但以看客之喜厭以增加自己之唱作念白，而不顧戲之情理；戲雖小道，不可以不正人心，語似近迂，此正中國戲之真價值；戲也者，勸善懲惡之教科書也，若海派者，往々喧實奪主，不重要之角色，一鳴得意，非但忘言，且忘其爲戲之正角副角，就看客方面言之，當然亦不知誰爲主角？誰爲副角？諺曰：「行家看門道，外行看熱鬧」，演者不守規矩，而看者亦不以規矩，於是不規矩之戲遍於國中；（非但中國京戲有海派，而廣東戲亦有海派，即日本戲近來亦有海派，此事於前期數次言之）好奇之票友，亦學此海派戲以趨時，此固極不規矩者也；更有外碼頭者，本無名優，亦無名票，然中國人之對於戲也，無論其能與不能，信口而唱，先帝爺呀！小東人呀！口既啞

啞，而身體復搖々擺々，類似候補名角；外碼頭亦有此風，其所學之唱，或自高亭唱片得來？或自勝利唱片得來？或自百代唱片得來？唱片之流弊，限於幾分幾秒，往々不如真唱戲之自然，況不能全齣皆入唱片，不免第一段爲劉洪聲，第二段爲余叔岩，第三段爲王鳳卿，第四段爲馬連良，合衆唱片公司之片以成之，可云集大成也，然而不規矩矣；至所謂失之於巧者，是進一步之研究，巧者，所謂叫天之巧，老相親之巧，汪笑儂之巧，陳德霖之巧，梅蘭芳之巧，程艷秋之巧，各有各巧；苟非其人，而弄巧反拙；巧者何？某角此字如何轉彎？某字讓一板？某字添一花腔？某字如何開口？細微誠細微矣，然非其人，則只學其流弊，不得其精華；專以腔調論，青出於藍，未有能勝於藍者也；況同一快三眼也，同一二六也，同一反調也，亦不能以甲戲之腔，而施之於乙戲，何也？所扮之角色，與夫該戲之離合悲觀，甲不能與乙相同也；是則不可亂用甲戲之腔以施之乙也；此戲此句，應有何種神情？若不研究神情，只重腔調，與得自唱片者何以異乎？

余以爲票友之研究戲，當於戲情戲理及身分以研究之，而

不能斤斤於某角之如何腔調也？非然者，口不必吐字，但記腔調，而以沙黃沙三字出諸口，便無戲不可唱；然則票友之唱，如再版之書籍，如翻印之照相，固不能如原板之精良，總有模糊不情之憾；故票友以模仿某角且自稱某派某派者，只在一字一句間討生話，果能得有成績也，亦不過再版之書籍，翻印之照相耳！俗界有一大缺點，讀書識字者少，既不讀書識字，則脚本之優劣，更非俗人之所知；字之平仄，固不知之，且尖團字亦不能辨，票友中識字者較多，雖不能編脚本，雖不能改脚本，類如某戲為何朝代，某角之忠奸正邪，大抵尚能知之；某與某有君臣關係，某與某有主僕關係，某與某有父子關係，某與某有夫婦關係，某與某有兄弟朋友關係，當然可以指示俗人，而不至演出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主不主，僕不僕，之海派新戲；此余所以希望票友以正道而指示俗界，使中國戲之真價值，藉票友之力以存真，藉票友之力以發揚於全世界，此余之希望於票界者也。

查中國之有票房票友，為世界所無，蓋外國不論其為東西洋，亦不論其為男女，各有一嗜好，所謂唯一之嗜好者無也；我國風俗嗜好，語言服食，皆不統一；以南北東西不統一之國家，而欲舉一唯一之嗜好，亦甚難矣；有之，則「戲」是也；近年來弋腔已漸云亡，他如崑曲之票房票友，南北皆有之，嗜崑曲者尚不少也；崑曲而外，當然以皮黃為全國統一之嗜好，皮黃之範圍，蔓延十數省，其他山陝人之秦腔，北省一部及東北之蹦蹦腔，又廣東特有之廣東戲，與夫漢調，及其他河南梆子，四川調等，其能力雖不普通全國，然能在一隅之地，占極大勢力，皆有研究之人以研究之，故地無論南北東西，人無論

富貴貧賤，其唯一之嗜好，曰戲而已。

書至此，尚有餘白；偶憶及「打鼓罵曹」一戲，小有意見，書以補白；「打鼓罵曹」，亦名「擊鼓罵曹」，又名「羣臣宴」，「禰衡為天下奇士，生不逢時，懷才莫用；孔融薦之於曹操，操奸雄也，焉能禮賢下士；禰衡一見曹操，正邪不相投，遂演成「打鼓罵曹」之戲，編戲者亦借題以攻奸耳！票友於此戲，最注重進帳時一段二六，及鼓吏進帳後之快板；又搗鼓三通，尤以搗鼓為最得好之作，殊不知此戲之精華，全在進帳後之一大段對白；衡白：「我笑這天地雖濶，却無一人也」；曹白：「老夫帳下，文能安邦，武能定國，何言無人」？衡白：「禰某願聞一二」；曹白：「你且聽來！文有荀彧荀攸郭嘉程昱，機深智遠，難蕭何陳平，不可及也；武有張遼許褚李典樂進，不讓當年岑彭馬武；我兒曹子孝，人稱天下奇才，夏侯惇可稱無敵將軍；老夫與兵以來，攻無不取，戰無不克，順我者生，逆我者死，何言無人」？衡笑白：「以我看來，你帳下俱是無用之輩，荀彧荀攸，可使吊喪問奠，郭嘉程昱，只好守墓看墳，李典樂進，只好放羊牧馬，許褚張遼，只好擊鼓鳴更，曹子孝呼為要錢太守，夏侯惇稱為完體將軍，餘下諸人，盡都是衣架飯囊，酒桶肉袋，碌碌之輩，何足道哉」？禰之數言，痛快淋漓，令人應浮一大白，其發充作鼓吏，又有一段痛快之言，衡白：「你且聽道！你雖居相位，不識賢愚，賊的眼濁也；不納忠言，賊的耳濁也；不讀詩書，賊的口濁也；常懷篡逆，賊的心濁也；我乃天下名士，你將我屈為鼓吏，羞辱於我，猶如陽貨害仲尼，臧倉毀孟子，輕慢賢士，曹操呀曹操，你真匹夫之輩也」！快哉此言，快哉此聊本，惜票友不注意。



中外時事

理事會告一段落

巴黎電，關於聯盟理事會中日紛爭之決議案起草委員會，於三十日中日兩代表各皆正式宣言，有接受決議案之可能性，其結果一般空氣頓呈活氣，正在努力於一日間要完成文案，因此十二國祕密理事會，於一日暫行休息，專俟起草完竣，於二日或三日開公開理事會議，關於上述決議案一致可決，於是則波瀾起伏之理事會乃告一段落云云；

中日糾紛與國聯

巴黎電，表明有受諾理事會，決議案可能性之中國聲明要旨如左；

關於日軍由錦州地方撤退之日本側之報告，中國以為或屬真確事實，故倘能有如斯之狀況，則中國雖不明示日本軍之撤退期日，然有受諾理事會決議案之準備云云；

又電，本日中國代表部向理事會發出聲明云，若日軍已撤退於遼河以西之報道成爲事實，中國代表部對理事會便有左之聲明之準備云云，茲紀其聲明大使如左；

假設日軍由錦州方面撤退，更由遼河以東後退之報告，判明

認爲事實，則中國將無要求日軍完全撤退之必要，關於滿洲問題解決事，即有受諾理事會之決議案之準備，關於防止事態擴大等問題成爲要點，對司令官命令之點，依日本主張爲之刪除，而列入理事會議長宣言中之模樣；

▲第三點，兩國政府關於事件之發展報告理事會；

▲第四點，理事國在現場所蒐集之情報提出於理事會；

▲第五點，關於向中國派遣調查委員之點，議長之宣言委諸議長之自由，本日決定如左

一 兩國政府有要求調查之事時，希望提出於理事會；

一 調查委員會，至必要場合，得立即報告於理事會；

又電，理事會一般空氣，因日本反對派遣觀察員於中立地帶事，復形糾紛，芳澤代表於昨夜會見白里安議長時，復力說日本之態度，其欲白里安議長乃將其給與芳澤代表之書翰，本日公表如左；

余以為理事會提案相信日本向有何等之誤解者，理事會提案並非擬將中日紛爭依第三國而得到解決者，乃係於危險之事態中擬採取某種方法打開難局，而避免錦州兩軍衝突與夫人民之塗炭者乃屬例外的提案，因之日本政府將來提出中國政府乃係一最廣汎的提案，亦並無何等之障害也，中國提案內中雖包含派遣國際軍一項，但理事會方面余以為對此或有感困難，故已提出一另案矣；

又電，聯盟理事會決議案中關於列入日本提議之對土匪及不良暴徒之襲擊爲保護日本人民生命財產有關的軍事行動之保留條項，日本代表之態度極爲強硬云；

又電，關於理事會決議案，日本側之公式言明如左：
日本對於聯盟關於中日紛爭之決議案，倘該案內中有對於滿洲之馬賊及其他不法分子，日本自衛行動上滿足之規定時，則日本便有受諾之準備云云；

顧外長發表聲明

南京電，外交部長顧維鈞氏本日發出聲明如左：
余際此國家多難之秋，決心擬與國民黨幹部及特別外交委員會共同努力，以擁護邦家之利益而臻最善之佳境，目前之急務即為東北問題，余更擬堅決以正義之原則與東洋永遠和平為基礎，而與國際聯盟並關係各友邦，同心協力向前奮鬥，以保全中國領土，吾人不可疎忽自衛行動，同時更別講究平和解決凡有之方法云云；

馬占山勢將反攻

瀋陽電，關東軍當局關於齊々哈爾之派兵，本日有如左之談話：
在黑龍江省齊々哈爾方面之日軍，初留極少之一部隊坐鎮省垣，其餘大部隊完全撤退，正於此際有馬占山部下徐寶珍所指揮之兵約三千名，與錦州政府互相呼應，擬反攻齊々哈爾之日本軍隊，故該方面顯然瀕於危險，因此於十二月一日遂另派遣一新銳隊以換防之；

滬金融漸趨安定

上海電，國民政府所發行之公債，已陸續暴落迄實價三分之一

以上，比及今日始，以日軍開始撤退，及其時局趨於樂觀，於是各公債遂一耀而騰至四元以上，其他滙兌股票等亦均呈活氣，又如倫敦市場之銀塊及金塊市場，均以當局樂觀，波及好影響；

故都排日又激昂

北平電，以天津事件之影響，當地以學生為中心，於街路大事撒布傳單，為即時驅逐日本人於國外「打倒親日分子」等不一而足，排日情感極為激昂，市當局當即出動武裝保安隊警備森嚴；

援津日軍已開到

天津電，○○派遣部隊，預定於一日午前十時抵天津，故當地日本義勇隊，將於茲兩三日中解散云；
又電，增援天津○○部隊，於本日午前九時許安抵英租界碼頭當即上陸，於午前十時五十分於僑民熱烈歡呼中，直至日本租界，而陸續集結於日本領事館前之廣場；

英倫日使館被炸

倫敦電，昨夜更深有三十名，狀似共產黨員之暴徒，突如襲擊日本大使館，窗玻璃擊碎粉碎，正擬闖入館內之際，適值警官隊趕來，將彼等逐散，一場暴動始告平息云；

拒絕設中立地帶

巴黎電，國聯理事會日本代表芳澤大使，於二十九日夜對理事

會要求之設立中立地帶，事實上予以拒絕，以正式通牒交予議長矣，其結果布里安議長，現非常失望之顏色，乃不拘於中國方面大體對該議案表明受諾之意嚮，其問題已示有逆轉之傾向，故而自三十日以後之祕密理事會之進行，據觀須有若多之波折云；

學生團達到目的

北平電，前後經三日間，忍飢耐寒將北平東西兩車站佔領之學生團，終達到目的，本日午間約一千名已搭乘列車首途南下，此足可證明蔣介石與張學良皆不肯開罪于學生也，故今後以學生為中心之民衆運動，當必益形劇烈，結局恐惹起與廣東派相互連絡之對蔣運動，而使蔣張自動的下野亦未可知云，於今朝五時半急行列車將出發之際，彼等橫枕於道軌上，因而不能開駛，而學生團見交涉無望，遂決定徒步向南京請願，今朝十時已沿路線列成隊伍向南京而出發矣，鐵道側自十一時十五分，始發出第一列車，中途遭學生團之阻止，復行返回，於午後二時十五分，再度發出，因此連車系統致生障礙云；

援馬青年團出發

上海電，自動的發起援助馬占山氏而將赴東北之援馬抗日青年團，由昨夜九時許，與鐵道當局交涉免費乘車，而鐵路當局因接到學生團請願運動禁止令，故絕對的拒絕之，學生團強硬要

求開特別列車，雖被雨澆風洒亦撒背不動，又電，為請願釋放在南京被監禁之北平學生代表及對日本宣戰，而將赴南京之各大學選拔學生救國團代表，與青年救國團數百名，將北車站佔據，要求無費搭車往南京，而未與許可；於是彼等遂與公安局巡警對峙，險惡空氣，已瀰滿宇宙，青年團其中心為郵務工會，基督教青年團之過激份子，已有決議暗殺蔣介石氏之事實，其赴南京，實視有危險性公安局等，極力阻止其前往云；

馬占山發表談話

哈爾濱電，在海倫之馬占山氏，本日對中國記者談話云，今次之中日事件，係自衛上不得已之事，如此等不祥事件實為不幸，極為遺憾，今後對此種不幸事件，擬決防於未然，以確保真的世界和平云云；而在海倫七日來某方面與馬占山氏履行重要會談，又一方面在義國之華僑匯寄馬占山軍費廿八萬元，現下已經接到，馬占山目今正在海倫編成學生軍之中云；

粵府已遷出代表

香港電，由廣東四全大會所選出之中央執行委員及監察委員，於昨朝開第二回聯席會議，協議出席寧粵和平本會議應出席之代表案，當即首先選出孫科；陳友仁；李文範三名，決先赴上海；與汪精衛、鄒魯等協議對策後，即首赴南京，茲該代表已由廣東搭車於本日正午到當地，定於今夜搭船赴上海，又伍朝樞擬暫留廣東，觀望形勢如何再作行止云；



二十一年之回顧

見

仁

禮云：「二十曰弱冠」，蓋人行年二十，即已成人，初加冠，體猶未壯，故謂之弱冠；中華民國自呱呱墮地，飽經風雨，內憂外患，人禍天災，相逼而來，無時或息；識者恒憂其不能長命，深慮幼穉，轉瞬之間，弱冠已屆，此不得不謂為中華民國之大幸也；回顧此已往風雨飄搖之中華民國，誠有令人不寒而栗者；今則弱冠之年已過，所餘才半月之期，雖染患甚深，料不至有天亡之慮；茲試言其經過，俾當國者引作前車，亦所以惕勵國人也；

一、政治 民國之起因也，為痛惡滿人之壟斷政權，欲推翻專制，以改革一切政治為唯一目的也；不謂革命不能徹底，孫中山誤於統一，輕將革命初基之南京政府，拱手讓於較清室尤十倍猙獰之袁世凱，故不旋踵而有湖口之役；換湯不換藥，於是腐敗之舊官僚，布滿要津，輿臺斷養，內外皆是；國人亦多不究其原，咸謂國民程度不穀？嗚呼！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冤誣國民，國民豈能負咎；迨籌安會起，熱心利祿者，莫不攀龍附鳳，狀類顛狂；民國的一塊假招牌，幾為擊碎；迨義軍突起，八十三日之洪憲，已告壽終；第其時之所謂義軍，一則感實力之不充分，二則大部操於研究系之手，三則北洋封

建軍閥，團結猶堅；加之國人惡戰；每一革命軍興，必多方呼籲和平，而所謂革命者，每籍服從民意，略得私人權利，便已變其革命初心；所謂和平者，不遇暫時苟且偷安，致造成無窮劫運；嗟呼！言念及此，痛心何極；嗣是則北洋軍閥破裂，彼此交攻；政權雖日事轉移，改革則殊無良策，所謂一蟹不如一蟹是也；又自袁氏帝夢方酣之日，每藉強姦之民意，為卸過之地，心之所不欲者，故徵其意見於久豸之鷹犬，使媚其旨以覆之，坐是開軍人干政之漸；後之繼袁而起者，罔不師其故智，凡一省之軍民長官，即視其轄境為私產，封建之制，如是形成極鞏固之地位；所謂中央政府者，政令不出國門一步，尾大不掉，習為固然，較之周室東遷後之諸侯，唐之藩鎮，殆又過之；始作俑者固為袁氏；而後起者之圖個人權利，因循敷衍，以致養成此種惡習，亂無止境，良有以也；內政之腐朽，二十年如一日，此固假革命以爭權利，及革命之不徹底有以致之，然民衆好作姑息養奸之和平運動，亦不得不分任一大部之咎戾也明矣；今日民衆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得毋有自作孽不可活之誚乎？司馬公謂「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苟吾國人心不死，不欲求改良內政則已？如欲改良內政，宜急起自籌；若待

當局者之爲謀改良政治，不啻癡人說夢，吾未見其可也；此二十年來之政治，名曰刷新實則較昔時猶爲退步，無可諱言者也；

二、財政 吾國財政，自經洪楊之變以後，元氣大傷，始終未恢復其充裕之境地；加之對外作戰失敗，種々賠款，不可數計，如久病之軀，加以重負，則其不能勝任也固宜；如是各種苛捐雜稅，無不想入非非，祇圖能榨取脂膏，不惜開千載不聞之惡例；上行下效，賄賂公行，鬻爵賣官，忝不爲怪，清室之亡，此亦重大之原因也；洎民國成立，初以小借款爲生涯，至袁氏之二千五百萬金鎊大借款成立，不由國會通過，又復開一濫借外債之惡例；於是而官僚，而軍閥，凡欲需錢以攫政權者，無不以能借外債爲惟一捷徑，而內亂遂無止境矣；內亂不息，財政愈形紊亂，一無整理之機；二則亦無法整理，於是縮度支者，只能與外國銀行團接洽，便爲惟一之財政專家；國既如是，省亦效尤，於是國有國之外債，省有省之外債，省之外債，中央不得而干涉之，縱有與中央干連者，一有外人關係，固不愁中央之不追認；蓋中國之畏外人，不獨外人早窺破此種弱點，卽各省之借債者，亦知中央之無能爲，必能滿其欲望也；外債愈多，財政則愈形紊亂，愈紊亂而愈無法整理；且每一次借外債，必附帶以辱國喪權之條件，至今日乃頻於破產之境域，而徒呼負負無可如何？此自民元以至民十五，北洋封建軍閥之時代，無時無刻不然者也；革命軍興，首以不借外債爲標榜，以資號召；六載以來，外債確絲毫未借？然內債之多，名目之繁，非財政當局一翻其不可公開之賬以外，恐無人能審計其數目，說明其種類；是前之濫借外債，固爲飲鴆

止渴，而後之濫募內債者，不猶剜肉補瘡乎？要之皆爲自殺之政策，則已毫無疑義；此又南北兩政府，前後一轍者也；二十年來之財政，一借外債，一募內債之財政計畫也；先後時代不同，而斷喪國脈則一，財政前途，尙堪問乎？吾人身受切膚之痛，言念及此，欲哭無淚；

三、交通 吾嘗謂吾國交通，如兒童玩具之店舖，看似件件俱全，實則不過略具雛形，一供展玩而已；如平漢，津浦，北寧諸幹線，尙係成於清末；若川漢，粵漢，則計畫自清末已成，而至民國二十年猶依然存一名詞者也；試問二十年來之民國政府，對於國脈所關之鐵路，有絲毫建設之成績者乎？至於各省間亦有單獨建築之省道，卽所謂汽車路；然均以便於私人行軍之便利爲原則，亦卽成於私人行軍便利而建築，非真有爲國計民生而始建築者也；餘若航業，郵電……等，在在以保守爲進步，且尙有不能保守而摧殘者；此二十年來之交通事業，可謂毫無進步者也；

四、外交 所謂外交者，乃以對外而保守國權，維護本國之權利而言也；民國成立，繼清末國威喪失之餘，所有弱點，早爲外人窺破；弱國無外交，強權勝公理，固不能獨責外交之失敗；然爲對內而媚外，以借外力而對內，因此辱國喪權之事，比々皆是；此豈因國弱之所致？除民十五武漢政府，曾以外交收回漢口九江兩英界而外，其餘一閱二十年來之中國外交史，固一與清末之外交史不相上下而作兄弟之形也；甚或有稍勝一籌者，乃受多年之刺激，而民衆之覺悟有以促成之也；

嗚呼！（未完）

利的成功，立時全國統一，以表現合作的真精神了；但在事實上却又不然，粵方所提唯一的條件，是要蔣介石下野，而蔣介石則聲明對於國事絕對負責，不能下野；蔣方所提的惟一條件，是模模糊糊的合作，不能算對等會議，這種條件，無異粵方對蔣投降，當然是辦不通的；但是有對外的關係，決裂不議，似覺有些說不過去？如是彼此都不負決裂的惡名？就此完事大吉，和平會議算結束了；

此次會議最關重大的，而且雙方一致的，有兩大問題；一是對外，一是黨的統一；在這雙方同意的兩大問題，到底結局是怎麼樣呢？對外！仍由南京政府負責交涉的責任，名目說讓廣東政府參加意見？這不分明是粵方失敗了麼？黨的統一！則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却依然兩方各開各的；這樣叫統一，然則怎樣才算分裂哩？其誰欺？欺天乎？不過這其中也有點好處，便是胡漢民李濟……等都放了出來，在中日交涉未解決以前，或者不至蠻幹罷了；其餘的却就說不上！

今後之黑龍江

自黑主席馬占山與日軍決裂後，識者固已知遠隔塞外，孤立無援之馬氏，處於必敗之地無疑；果然主力一戰，馬軍敗績，黑垣於是入於日軍手中；其經過既不出識者所料，則此後已入日手之黑龍江省，則大有令吾人研究之價值者也；吾烏得無言！

勝敗本兵家之常，不足為馬氏辱；顧馬之所守者為國土，日之進攻者為權益，各有所謂，非私鬪者可比，馬正可以此愧

內戰之勝以自豪者，雖敗猶榮也；是非不足論，然則此後之黑龍江將何以結局耶？將毋與遼吉同趨步調乎？則環境不同，情形各異；將為日軍久駐乎？日固已宣言為臨時性質，驅馬後即行退兵；況遼吉與日之附屬地毗連，一經組織臨時政權，得日方同意，即可相安無事，且軍事方面無扯腿之人，故不轉瞬間，已安之若素；若黑則馬雖敗，而馬之勢力未全滅，時有反攻之可能；日軍退後，馬必復來，馬來非日軍之所欲，勢必再進，則事無已時；況其中尚夾有一蘇俄之東鐵，參雜其間，動輒可生齟齬乎？蓋無一力與馬等而為居間之人也；若張景惠雖赴黑省，傳與吉有同樣之行動；然張雖軍人，而手無實力，是否能收馬就範，殊為疑問，此即與遼吉之情形不同，至為可慮者也；但馬既已造成與日方勢不兩立之局，欲馬棄夙嫌，與吉熙洽同出於妥協態度，似亦為事勢所不許；然則今後之黑龍江，究成何種局面乎？此不能不令人感一極有研究價值之問題也；試以第三者客觀之態度一推測之；

馬既被逐，今後黑省必組織自治團體以維省政，乃過度之唯一辦法；然自治矣，又何有與遼吉異同者乎？即有馬占山之勢力存在是也；良以天下事最怕面孔撕破，一經破面，即無法以轉圜之；如自治者為民衆？則目前黑省民衆，使無提綱挈領之人，恐無此自動組織自治之智識；故必須有一首領為之指導，最難解決者，即為指導自治之人之資格之選擇問題是矣；其資格為何？即一，須與黑省民衆有歷史關係，能邀民衆之信仰者；二，須與日方能融洽者；三，更須與俄方有相當諒解，四，能使馬占山不從中破壞其計畫；有此四種資格，方能領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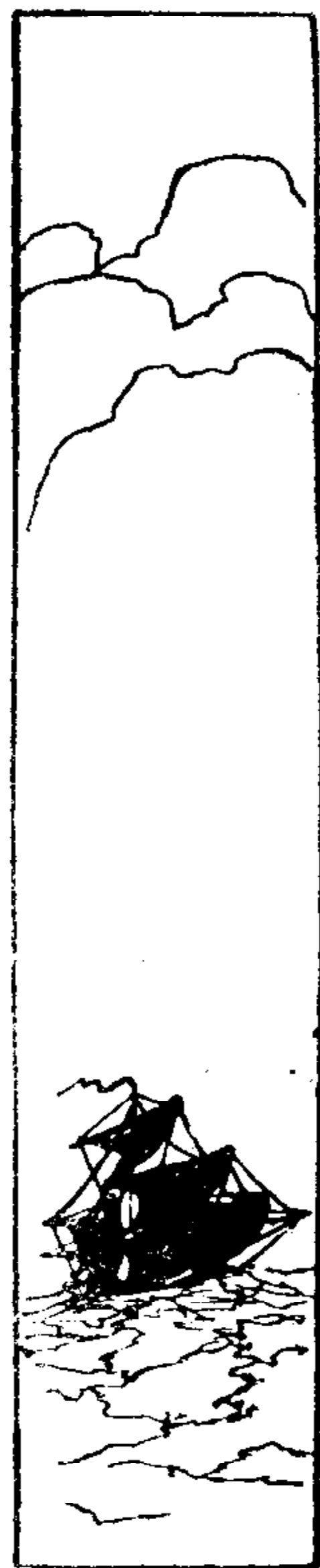
黑省自治？否則步步荆棘，恐不似遼吉之順利進行，毫無阻滯，此不易之理也；且其中猶有相異者，遼吉自治，與中央脫離關係，乃獨立的；黑省自治，果與中央脫離乎？抑將爲自治省分而仍屬中央乎？與遼吉爲共同行動之自治乎？抑另樹一幟之自治乎？與遼吉爲共同行動，恐不足以服馬占山；不與中央脫離，恐無以取信於日本；關於此問題，不獨黑省之今後爲一最大難題，即日本對此，亦感極端之不便也；嗟呼！試觀今後之黑龍江，竟是誰家之天下？

蔣張合作之裡面

由分裂而勉強的拉攏，這樣便是叫「合作」；要不然，國家是整個的，那還有什麼合作不合作的名詞呢？人說「合作」是極好極吉祥的名詞？我却認爲合作是分裂的朕兆，是極不好極惡劣的名詞；比於一個極好的器具，一點裂痕也沒有，那裡用得着打個補釘，或彌縫一塊哩？要是非打補釘或彌縫一下不可的東西，那末！這個美麗整個的器具，已是有了裂痕的破碎的罅隙了；合作便是打補釘和彌縫一塊似的，是先已有裂痕了；又如一個極好的整齊家庭，並未分家拆夥，就是兄弟再多些，自然是同心協力的作家，有什麼合作不合作？如果要父母來吩咐說：『你們兄弟要放和睦些，不能分出彼此來』，兄弟們表面上雖然一致的答道：『親兄弟們還分什麼彼此？以後一定和睦就是』，表面上看，也似乎這家的兄弟很是兄友弟恭的，其實他們兄弟之間，早有生分的表現，伏有分家的可能；南京飛揚拔扈的蔣介石，和北方形同割據的張學良，屢次表示「合作」，

便是以上的這種情形，確切不移的了；

蔣張同是中華民國的官吏，諸事應聽政府指揮，服從民衆的公意；他們私人有什麼合作不合作呢？這不是很奇怪的現象嗎？原來蔣張都是軍閥，只知道個人的地盤，私人的利益，並不知道他們還有個公共的國家；他們爲攫取個人地盤，謀私人利益起見，以各有所圖的私利，在當時的情況下，似覺「合作」有「合作」的好處，因此便公然的「合作」起來；他們第一次的合作，是張爲借蔣家中央的權威，來收拾東四省爲張家的私產；在蔣一方可以誇大統一之功勳，一方可以牽制桂系北上之師，和他最怕的健將白崇禧，這便是第一次合作的裡面；第二次合作，是蔣借張的勢力好打倒閻馮，在張也早想伸條體到關裡，擴張勢力；噁紅了眼的河北省，便已不勞而獲，還找一整個的察哈爾；第二次合作的結果，各人都達了圓滿的目的；從此以後，便本可以對峙，去作合作反面的文章，適逢遼寧的事變突起，蔣又和新敵人廣東去求和；但是廣東政府裡，有不少的政治家，政治和外交的知識手腕，實在蔣家政府之上，如是有蔣張「合作」之呼聲；蓋軍閥只知槍桿勢力，又欲借張勢以壓服廣東也；而在張亦正欲藉蔣力以應付外交，欲恢復東北舊有私產，不過這回第三次「合作」，將來的結果，恐怕不如第一二兩次的圓滿了；因爲廣東政府裡的人材，不是武力可以制服的，而這回日本的外交，尤其不是蔣張這兩塊材料所能對付的，又何況他們「合作」的裡面，貌合神離，各圖私利，不知國家爲何物的人哩？我有個朋友說：『越是大呼愛國的人，越是不知道愛國』，蔣張毋乃類是乎？嗚呼！蔣張「合作」之裡面；



園 冶 識 語

闕

鐸

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脈，分綫懸自檐注砌；予自幼迨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蕘土爲臺，聚泉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又有代林園贈荅及家園西園南園自題小園諸詩，凡所以利用天然，施以人巧，歷歷如繪；唐代士大夫之習尚，及造園之風趣，可以想像而得；李德裕築平泉莊，卉木臺榭，若造仙府，虛榭前引，泉水縈洄，亦是山水樹石，合組而成；尤以借景因材，爲唯一要義，世人但知宜和長嶽，成於朱勛之花石綱，儒者引爲詬病；不知唐懿宗於苑中取石造山，并取終南草木植之，山禽野獸，縱其往來，復造屋室如庶民；議者謂與長嶽事絕相類，其實帝王厭倦宮禁，取則齊民，亦廊廟山林交戰之結果；魏文隋煬之顯著，姑置勿論；而唐懿宗之事，亦已開風氣於數百年前，故長嶽雖爲集矢叢謗之的，而流風餘韻，猶隨趙宋而南渡，如俞子清之用吳興山匠，杭城陸某之疊山，卽朱勛子孫，猶世修其職，不墜家風，皆未受長嶽何等影響；可知造

園之需要，并不以人而廢業；

計氏此書，既以園冶命名，蓋已自別於住宅營建以外；故於間架制度，亦不拘定，務取隨宜，不泥常套；但屋宇裝折等篇，於南方中人之家，營屋常識，亦無不賅備；蓋第宅或未能免俗，園林則務求精雅，至於結構布置，式樣雖殊，原理則一；而鋪地掇山，則屬專門技術，非普通匠家所可措手；故風雅好事者，有志造園，若使熟讀魯班經匠家鏡，而胸無點墨之徒，鹵莽從事，又幾何而不刀山劍樹，爐燭花瓶邪？

明季山人，如李卓吾陳眉公高深甫屠緯真輩，裝點山林，附庸風雅；其於疏泉立石，必有佳構；然文筆膚闊，語焉不詳；況剿襲成風，轉相標榜，故於文獻，殆無足觀；計氏目擊此弊，一掃而空之，出其心得，以事實上之理論，作有系統之圖釋，雖喜以駢儷行文，未免爲時代性所拘束；然以圖樣作全書之骨，且有條不紊，極不易得；故詫爲國能，詡爲開關，誠非虛譽；

掇山一篇，爲此書結晶；內中如園山廳山樓山閣山書房山內室山諸條，確爲南中小品；不但爲北地所稀，卽揚州亦不多見；固爲主者器局所限，亦當時地方背景，及社會財力之象徵；故此書尤於民間營造爲近，簡則易從，初不必有大規模之計畫，方能實施其工作也；至選石篇內，如崑山石靈壁石宣石英石等，皆几案上陳列之品，以之闌入掇山，似於界說，不甚明晰；吳音讀掇如疊，與南宋之陸疊山，仍屬同類；

園冶爲式二百三十有二，而無一式及於掇山；李明仲營造

法式，但於泥土作料例，著錄壘石山及泥假山壁隱假山盆山之
法，亦無圖式；其流盃渠圖樣，則係石作，固與撥山有間；蓋
營造之事，法式並重，撥山有法無式，初非蓋闕；撥山理石，
因地制宜；固不可執定鏡以求西子也；計氏不必泥於李書之義
例，而識解則無二致；

撥山篇中，有極應注意者：即等分平衡法，世說新語，稱
凌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
負；向來匠氏，以為美談，此重學自然之理，撥山何獨不然；
計氏悟徹，誠為獨到，故於理懸巖理洞等節，再三致意，而開
卷即斤斤於椿木，此種識解，已與世界學者，沆瀣一氣；

峭壁山，謂以粉壁為紙，以石為繪，收之圓窻，宛然鏡遊
云云；此即楊惠之塑壁之法，笠翁一家言，於此法之發揮，更
有進步；

門窻墻垣鋪地諸篇，力矯流俗，於匠人所謂巧製，所謂常
套？去之惟恐不速，可以想見爾時不學無術，俗惡施工，令人
齒冷之狀況；尤於廢瓦破磚，務歸利用，固是省費，亦能砥
俗，其運用意匠，具見良工心苦；

裝折亦係吳語，蘇州人至今用之；即指可以裝配折疊，而
互相移動之門窻等類而言；折亦書作摺；即工部工程做法所謂
內簷裝修，其固定附麗於屋材者；不在此例；園冶所列，以屏
門仰塵尿風窻及欄杆為科目，而以門窻之全部，別列一篇，
專指不能移動，而為前篇之反證；此為裝折二字之定義，及其
界說；篇中所列各式，於變化根原，繁簡次第，信手拈來，悉

合幾何原理；其中柳條之若干式，即橋子式，為宋元以來民家
之定法；日本全國，至今不能出其範圍，欄杆百樣，層出不
窮，學者舉一反三，必有左右逢源之樂；蓋種種變化，不踰規
矩，於回文卍字，一概屏去，並不取篆字製欄杆，力矯國人好
以文字作花業之通病；計氏自信理畫之勻，聯絡之美，可謂深
得幾何學三昧；爾時利瑪竇湯若望之徒，以西來藝學，力謀東
漸，上海徐光啓，身立崇禎之朝，以譯幾何原本著稱；計氏同
時同地，心通其意，發摠於文樣，影響於營建，或亦有所受之
也？

園冶專重式樣，作者隱然以法式自居；但吾人在三百年後
之今日，欲於裝折鋪地諸科，求索實物之印證，殊非易易；惟
明人傳奇繡像，如西廂記荆釵記等，不下百種，而金瓶梅尤為
巨製；其中所繪園林背景，牕欄裝折及陳設，制作精雅，具有
典型；明本之外，清代又有著色之圖，如同治間恭邸門客鍾丹
巖所繪者，雖係晚出，或不免變本加厲？而粉本傳流，必有所
自出；試取園冶圖樣，一為印證，來歷分明，若合符節；（內
中間有卍字式，即計氏所不取者）蓋此類繡像，大都出自蘇州
界畫專家之手；雖不必全取徑於園冶，而千變萬化，總不能脫
其範圍；至清代紅樓夢大觀園圖，則由金瓶梅圖推演而出，與
全書來源，如出一轍；特以當時誤指紅樓夢背景，係在北京；
故圖中頗有北派色彩；又乾隆南巡，取來圖樣如師子林安瀾園
等，在北方仿造者，有時亦失南方作意；然大致規模，釐然可
考，執園冶以判斷之，固是一絕好參考品也；中華民國二十年

九月合肥關鐸

園冶目錄

卷一興造論

園說

一相地 山林地 村莊地 城市地 郊野地 傍宅地

江湖地

二立基 廳堂基 樓閣基 門樓基 書房基 亭榭基

廊房基 假山基

三屋宇 門樓 堂 齋 室 房 館 樓 臺 閣

亭 榭 軒 卷 廳 廊 五架梁 七架梁 九架梁 草

架 重椽 磨角 地圖 五架過梁式 草架式 七架列

式 七架醬架式 九架梁 九架梁六柱式 九架梁前後

卷式 小五架梁式 地圖式 梅花亭地圖式 十字亭地

圖式

四裝折 屏門 仰塵 尿桶 風窗 長榻式 短榻式

榻橋式 計四十
二樣 東腰式 計八
樣 風窗式 計九
樣

卷二

欄杆

欄杆式 筆管式 雙筆管式 繚環式 橫環式 套方

式 三方式 錦葵式 六方式 葵花式 波紋式 梅花

式 鏡光式 冰片式 聯瓣葵花式 長尺欄式 短欄

式 短尺欄式 共計百樣

五門窗 方門合角式 圈門式 上下圈式 八角式 長

八角式 執圭式 葫蘆式 蓮瓣式 如意式 貝葉式

劍環式 漢瓶式 計四
樣 花觚式 茗草瓶式 月窗式 片月

式 八方式 六方式 菱花式 如意式 梅花式 葵

式 海棠式 鶴子式 貝葉式 六方嵌梔子式 梔子花

式 罐式

六墻垣 白粉墻 磨磚墻 漏磚墻 亂石墻 漏明墻式

計十六樣

七鋪地 亂石路 鵝子地 冰裂地 諸磚地 人字式

蓆紋式 間方式 斗紋式 六方式 攢六方式 八方間

六方式 套六方式 長八方式 四方間十字式 香草邊

式 毬門式 海棠式 波紋式

八撥山 園山 廳山 樓山 閣山 書房山 池山 內

室山 峭壁山 山石池 金魚鋼 峯 巒 巖 洞

澗 曲水 瀑布

九選石 太湖石 崑山石 宜興石 龍潭石 青龍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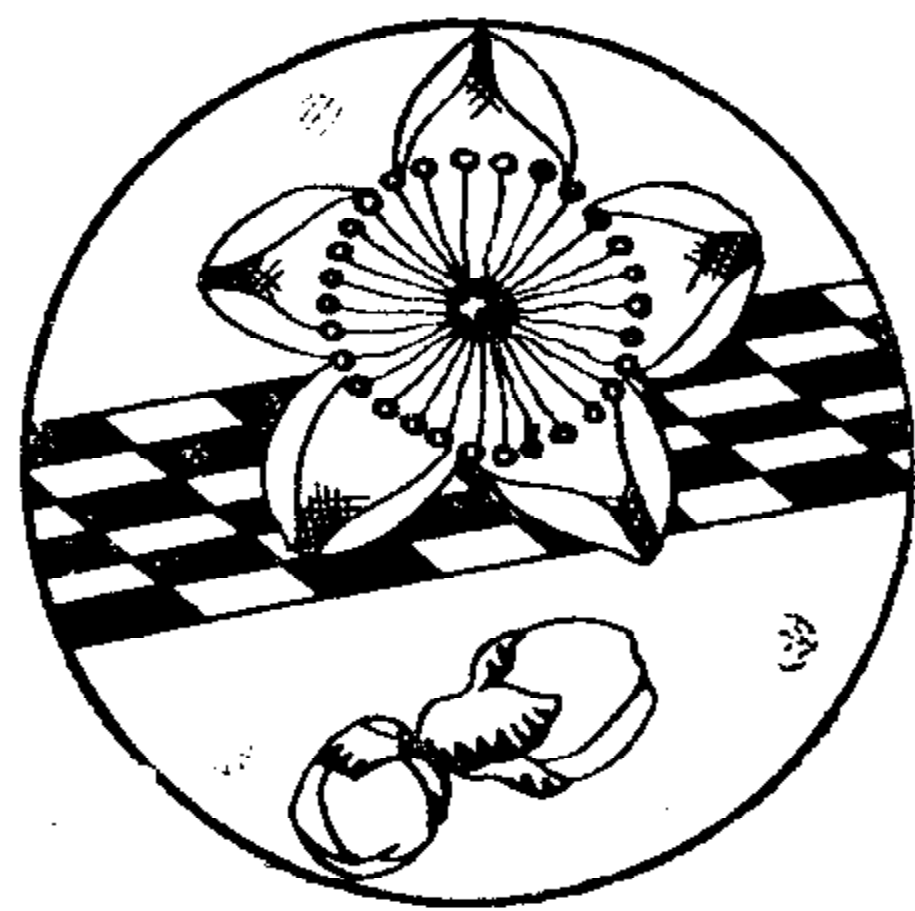
石 靈壁石 峴山石 宣石 湖口石 英石 散兵石

黃石 舊石 錦川石 花石綱 六合石子

十借景

目錄悉依原刻本 (完)

卷三



大家族制度之缺點

李 文 權

上次所言中國社會之精神，在家的觀念，家的觀念，較諸國的觀念尤深且重，此中國數千年來之真精神，亦迭經浩劫變故而不敢壞之大原因也；有姓氏以團結之，匪我宗族，皆外人也；一氏之宗祠，有若一部落，有若一小國家，團結堅固，他姓不得侵入；如張家莊，（張各莊）范家屯，王家堡，李村，厲家窩舖，王家營，皆是此類；凡非其姓之人，不下居於他姓之部落內；亦有築一土城，以為自衛；故余曰有若一部落一小國家也；此皆大家族之優點也；然而亦有弊，弊之最大者，曰械鬥；張李二姓，各有族人三五千丁口，往々因小忿而釀成械鬥，如甲姓之山田水田，而有防害乙姓時，則乙姓與甲姓，因口角而爭鬥，或以石塊瓦礫為武器？或以木棒為武器？亦有以火槍刀叉為武器者；（清末及民國以來且有用鎗枝為武器者）雙方對壘，儼如敵國，此風殆不始於近日，孟子曰：「鄉鄰有鬪者，雖閉戶可也」，或戰國時已有械鬪矣；兩姓械鬪，互有死傷，如戰國策所言，伏尸一百血流十里者，彷彿似之；結果訟之於官，官以其擾亂治安，傳兩族々長，處以相當之罪，然後甲屈乙直，於是定讞，三五年後，又由甲姓復仇，再行械鬪，在美國之華僑，猶有此風，此兩姓不睦之大者；苟非為大家

族，則萬無械鬪之暴動，此恨綿々，往々有百年而未息者，此大家族之大不幸也；其小者，因私親以袒庇同姓，或將同姓之有勢力者以驕人，類似父母溺愛，與兒女恃驕之情形，擴而大之耳！亦有族長袒護同姓，而不知其族人之惡劣，但知袒護，不論是非；猶之家有衆子，其父母溺愛過深，雖其子不良，但因過於溺愛之父母，不惟不知其子之不良，而反以為其子之聰敏過人也；大學云：「人莫知其子之惡」，推其愛子之心以愛同族，則族人之不良者，亦不免有恃而無恐，則不良者多矣，此亦大家族之弊也；再言普通之大家族，假如有金木水火土五房，各有子四五人，同輩將三十人矣，此三十人中，富貴貧賤不一，當然亦有鰥寡孤獨之人，其族中之富且貴者，以力之所及而救濟族人中之鰥寡孤獨者，所謂老吾老以及族人之老，幼吾幼以及族人之幼，理所當然；然往々生出一種依賴心，此依賴心，即一人有飯吃全家餓不死也；至於堂兄弟胞兄弟，更無論子女，又親戚中之舅爺姑爺，所謂作官怕三爺者是也，三爺較之族人，其親疏當自有別，而依賴心更大於族人，一旦族人依賴族中之富且貴者，三爺之依賴富且貴者，其結果必富且貴之人，身敗名裂，玉石俱焚，其弊害不勝枚舉，此大家族之不

如小家族也；置妾之原始，以廣嗣續爲正當理由，中國之家族習慣，最重子嗣，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也；在外國習慣，對於子嗣，不若中國之重，一夫一妻之制，已無所出，則以胞姪堂姪族人之子，又外姓之子或女婿以嗣爲己子，中國則不能，非其所出，不得入於家譜祠堂（中國難有嗣子贅壻，往往爲人所輕）於是非置妾不了；齊桓公有如夫人者七，春秋時已如是也；至今日如夫人之多者，有達至三數十人之衆，而此三數十人之姬妾，（姬妾人數多，則可斷言非專爲無後之目的）妾之出身不一，最優者爲貧女婢女，其資格思想，已不能爲主母，況更有妓女，坤伶，女招待舞女，看護婦，不規則之婦女，則更不能言助夫教子，處世治家矣；集多數有缺陷之婦女，以入於家庭，而不能爲主母，一朝生有子女，只知爲子女爭財產，只知爲己身樹黨羽，甚至串通母家之敗類，而演成家庭之禍水，卽不然，單以極平靜之家庭論，而家長之累，亦遠過於外國；一夫之仰事俯畜，當以八口計，在孟子時代，亦有五口八口之二者，至今日人口增加，大約平均以八口爲適中；此八口之家，生利者一人，分利者七人，斯人而無贍養七人之能力，則此家之家庭，不可問矣；況以現時之家庭，大半爲歐美化，三十年前，族人子弟十名，以銀二三兩四五兩，聘一塾師，加以下榻供饌，每月不過十數兩至二十兩，每一子弟，不過一二兩而已；今則不然，不止十倍二十倍；一小學也，名爲國民教育，不收學費，似國家爲國求人才？亦殊可感；然而教科書一種，其價已超於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四書之上，況兒童富有虛榮心，絕無退讓之心理，冬夏制服而外，如運動服，運動鞋，運動器具，大約年二三十元至百元，（皆係舶來品，亦可云漏卮）更有校友會費，旅行，儲金，等名目，豈一普通

兒童所能受教育者，中學以上之學生，則更加倍蓰，八口之家，必有學生二三人，或四五人，其父母而有力者，尙可使子女受教育，否則徒呼荷荷而已；居家而有祖屋，猶可說也，無，則房租亦五倍於三十年前，衣也，食也，亦倍蓰於前，且其奢侈，較昔而躡一二等，則今日之八口之家，比較昔日，則不難成一與十之比例，雖其收入亦增加，然不過倍於昔耳；以二倍之收入，受十倍之支出，焉得而不困窮；更有一說，孟子不云乎？「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士以外之人，則不免因無恒產而放辟邪侈無所不爲，八口之家，家一人有收入，已不足支出，若其八口之中，有一二名放辟邪侈之輩，則更不堪言；以一人養七人，即使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賢，妻順，之家庭，已不能足供生活，此近年破產之家庭，日多一日，如此則家庭不可問矣；小家庭尙可爲，者大家庭者，因更受多數之放辟邪侈之族人，以害一族之聲譽，則大家庭更苦於小家庭矣；

中國言九族，上自高曾祖父，下至子孫曾玄，各有子二人，或三人？自高祖至玄孫，可八百餘人，八百人之巨族，能必其皆善良乎？自高祖至玄孫，不過二百年至二百五十年，此二百或二百五十年之間，時局變化，治亂相替，則族人中亦不知如何升黜？證以「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說，由富而貧由貴而賤者，又由貧而富由賤而富矣；若以近社會言之，倫常之觀念，尙且薄弱，更何論同族人乎？倫常之觀念，尙且薄弱，更何論師生？更何論同年同寅乎？人人皆觀念薄弱，而人人又無獨立之精神，不良之輩，結黨營私，更有放辟邪侈之處士橫議，歸楊歸墨，不由中道以行，道德淪亡，九族之中，愛其禍而不得其利，故大家族所受族人之害，亦甚多

矣；自今以後，大家族之制，亦不廢而自廢，是家的觀念，亦不能存在，嗚呼？今後之人民，亦實可危，國的觀念，本來薄弱，家的觀念，又復薄弱，何以爲人？何以爲族？

（書至此，偶憶及一二家之家庭，拉雜書之，亦可見近世家庭之一班；有某家，世家也，生有五子，均已成人，且服務於社會；其子之心志遠大，不屑其弟兄之所爲，然由其父分家產五分之一於此子，此子初至漢口，頗循規蹈矩，不墮其家聲，其後比之匪人，德憑某子以投資於投機事業，一獲千金，乃繼續爲之，且擴充其資本；斯時某子又爲匪人所誘，於是縱情聲色，益之以賭博，而投機之事業，又復大失敗，家產固罄，而負債更多於原有之財產，無何，竟破產矣；家業蕩然；又有某世家，曾携其子出洋，雖受相當之教育，而估染洋習，過於所得之學問；因國以後，深以其父母之眼不藍而髮不黃者爲恥，不以其高會規矩爲正道，不數年亦破屋矣；又有某世家，其子在前清已爲候補道，民國成立後，從事實業；亦爲相當之董事，經理，協理，諸要職，年且四十以上，忽而大入賭場，將其父百數十萬財產，一揮而盡，且反而負債；其結果自戕；推其原因，由於最近傳來之歐化所致，蓋近日社會不良，歐化爲之也，家庭革命，歐化爲之也，其父兄未嘗學問，乃子弟輩一染歐化，即屬於摩登一流，苟其父若兄而有學問也，尙可規之以正，無如其父兄無學問何？乃子若弟之些少皮毛，足以藐視其父兄，況其母更爲溺愛，家庭之禍水，出於男子者少，出於女子者多，婦女之中，無論其有學問與無學問？有學問者，非古之學問也，乃今之女學生出身也，其目空一切，以爲世間男子，皆不如其學問之高，世間未入學堂之女子；人格更不足數，一旦生

有子女，其子女不啻天上安琪兒，故今之婦女，溺愛其子女，有甚於昔之溺愛；溺愛者，所以養成不良之子女也，至於無學問者，婦女之溺愛，亦遠甚於男子，恒見乞丐之婦女，得半碗殘飯仍擇其中之最佳者，以飼其子女，溺愛之，而不知其所以愛之，蓋婦女中萬衆同心也；未生子女之婦女，其心中只有丈夫，生有子女以後，則愛子女之心，甚於丈夫，不明三從之正義，惟出嫁則愛夫，有子女則愛子女，愛之而不以正，此家庭禍水之釀於婦女之所由來也；今日之家庭，此類殊不少）

姑無論不良之政治，可怖之邪說，足以破壞家族制度而有餘；即不然，所謂家族之重要團結力，首在祭田，兵燹之災，水旱之患，有田而等於廢田，應祭而無以致祭，即使無所謂不良之政治可怖之邪說，而家族制度，亦恐難以存在；

雖然，中國之家的觀念，可稱爲世界最良之觀念，不論何國？亦不得與中國家族制度並論，此時風雨飄搖，人心渙散，固不能言及此制度矣；然風定雨霽，人心鎮定以後，以余之意見，應將家族制度，擴大以整理之，夫然後中國之真精神，乃可放大光明於世界；

宗祠之制度，本極完善；然以族長之爲人，大率以年長者而任之，應組織一團體，保護一家族之財產，對於族中兒童，設一公立小學校，俾族人中無力者，得以入學；中學以上，由宗祠補助學費，每年選派出洋留學若干名？視其宗祠之收入而有差，附設中西醫院，以治族人，凡學堂醫院，求學求診者，概不收費，然族人之富貴者，酌捐款於學堂醫院；又設法律局，以族人中有法律知識者主其事，大凡族人中之有民事訴訟者，先由法律局以調停，調停不受，然後由族人自赴官府起訴；但

族人絕不用同族名義向官府接洽，如此則訟事自少，巨族全體一年無訟事，當然爲良善家族，巨族五年而無訟事者，官府獎勵之，如此斯化行俗美矣；族人有自治團體，以衛生慈善各事，並遵孟子之言，可使制挺以自衛；由此言之，則大家族足以補官府之力所不逮，宗祠之族長，當爲以年長而輩分尊者爲之，然或其人不足以勝族長之任，應由族人中選一有新舊學問新舊知識人品道德優長之人以輔之，佐理家長一切事務，其人而有過失，族人開大會由家族令其出族，蓋此人責任甚大也，與責任內閣制相似；

從來州縣最畏巨紳，劣紳之弊極大，然有大家族改善之法，則由族長以化同族之人，皆爲善良人民矣；葡如此則縣官非但畏巨紳，且歡迎大家族制度矣；

更將大家族有益於一縣之理由，詳細申明以言之，

- 一、興教育以廣人才
- 一、篤宗族以別長幼
- 一、明禮讓以厚風俗
- 一、遵法律以守本分
- 一、講道德以攻異端

如此則一縣可風，推之各縣各省而如是，真可謂郵治昇平

矣；此中所語，權以個人之思想，拉雜書之，既無先例可循，惟體察吾國五千年來之特性，迥非世界各國所可仰企一二者而言之；世界各國，應亦知中國之制度，本極完善；惟法久弊生，而又無改革之人，改革者，非襲歐美之皮毛，遂可以改革自任也，當亦就中國五千年來之沿習，損之，益之，乃足以知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乃足以知中國處此貧弱困苦猶可以自立之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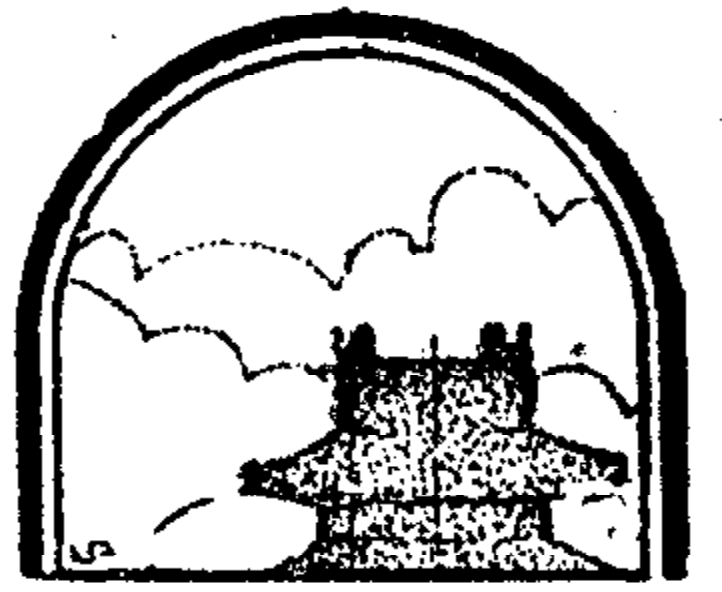
世界經濟不振之一瞥

(續)

民

痴

現在我們對於英國，最近的海外貿易上看一看，在去年五月裏還有九千萬鎊的英國進口貿易，趕到了今年一月裏，就減到七千五百六十萬鎊了，等到進了五月，就忽然減到六千九百六十萬鎊了，再看他從今年一月往下，到五月的英國進口貿易，是三億四千九百四十萬鎊，若是比起前一年的同期的成績來，實在是激減了一億九百萬鎊了，在這裏頭減的很多的就棉花，打去年五月的，四百六十萬鎊，減到本年同期的一百九十萬鎊了，再把這個和前年的一月往後，到五月的棉花進口數目的，二千四百七十萬鎊對比起來，在本年同期裏，實在是激減到一千三百萬了，以上是英國最近的進口貿易的大概情形，再若是回過來看他的出口貿易的時候，更顯出又利害的蕭索來了，就是在去年五月裏，還有五千一百萬鎊的英國出口貿易，趕到今年五月實在慘落到三千九十九萬鎊了，再把去年打一月到五月，這五個月的出入貿易是二億六千二百萬鎊，趕今年在同期是怎麼個情況呢？實不過纔一億六千九百七十萬鎊，就是本年同期比起前年來，真有一億萬鎊的減色，出口貨物之中頂不好的紡紗的數目了，去年五月的出口數目，是七百八十萬鎊，趕今年同期就不過僅々四百六十萬鎊了，造鐵造銅也是同一個樣子的，出口在今年五月是二百六十萬鎊的，去年同期是四百九十萬鎊，簡直就是半數了。(完)



希望中華民國知識階級對於文國主義加以考究

金 崎 賢 著
荻 原 生 譯

一 「文國」爲非戰主義文化經濟團

余近來倡言「文國主義」，甚願中國首先採用之，而經營文國的國家，何故言之？蓋因此爲救拯中國，並招致世界人類之幸福也；何謂文國主義？以下略加說明；

今日之國家，似由鬭爭主義人生觀所生白晰人種觀念之實現者，茲稽考彼等抱定如此人生觀之原因，因在古代土地食物，較人口爲鮮少，常在彼等間發生激烈爭奪競爭之故，由鬭爭主義人生觀所生人類團結觀念之爲具體化者，卽爲今日之西洋諸國；因鬭爭心強大，各作小團結而鬭，愈發達愈趨鬭爭的，因鬭爭又鬭爭而打開窮狀，由新移新，稱此謂爲人類之進步，社會之發達；然此等均爲於白人社會，由白人本位所稱之進步發達，是否人類之進步發達？頗屬疑問也；以白人本位而言之進步發達，移諸於社會成立狀態，及發達形式與白人不同之人種間，能否同爲進步發達？大有疑問也；在歐美所謂之進步發達狀態，移諸亞洲有不能謂爲進步發達者，又有勉強採用亦不能適合者，或致窒礙，或者恐招致人類之不幸，卽如事出歐美，不論何事，直以爲好事，不可不深加考慮；

此等國家以鬭爭主義爲基準，故在國內之政治革命，演出殘酷之鬭爭，在內治採用權利義務之相鬭的法律，在審判廳取檢察與律師相爭之形式，在政治上樹立相反之政黨，採取公然相爭之形式，國內不能用武時，雖由非武力的方法予以解決，然尙用鬭爭之形式也；

雖國內成爲非武力的，在國際上仍取武力鬭爭主義，互事戰事併吞，及告一段落，佔領蠻人住地，或無人之土地，作其植民地；如此植民地主義盛行一時，有時各國間演出爭奪戰，更進而加之亞洲弱國，造成此種對外武力之原動力者，卽爲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由權利義務相鬭的法律之結果而來，極端「私有權」觀念，亦出於鬭爭心，以爲由「自由競爭」而解決之；其實成爲新鬭爭出發點之自由競爭，雖爲非武力的，亦屬鬭爭固不待言矣；

此私有權觀念與自由競爭，實爲資本主義之根底，雖似公明正大，其實頗受偏私觀念所作之國家法律支持，一見頗似自然而甚爲人爲的，雖謂自由競爭，並非真正之自由競爭，對於一部人極爲不便之競爭，雖係非武力的，不過表面之事，在事實上以國家武力爲背景，故資本主義爲由武力抑壓一方意志之

他方意志，欲用武力則有種々困難，故將特殊腕力，由特殊形態而表現也，將此狀態研究，或行調查，即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其餘無產主義，又成為實際運動，成為理論，或為學說，結局形成階級鬭爭之理論與實際，此在鬭爭主義觀念實現化之國家，皆為必然的產物；

以上述之國家為材料，造成國家學說，現在之國家皆以此等學說為標準，故由觀念成為國家，由國家成為學說，由學說為國家，此種國家益傾向武力主義，此為現在之國家主義；此種國家主義至世界大戰後，始形破綻，陷於窘地，如不打開新路而謀開展，人類將益陷入不幸之境地，於茲，白人覺悟結果實現者，即為國際聯盟，當初即為一個夢，後漸帶現實性質，至今日雖有不十分之處，又不為無力也；自大戰以前存在之國際審判，和平會議等亦見發達，尤如軍備縮減協定之思想，更見發達，開會數次之軍縮會議，訂結不戰條約，歐洲聯盟之提案等皆足證之；至裡面各國各有所期望，對其全部雖不能與以善意解釋，在一方面觀之，不能不認人類間興起對於世界大和平即非武力主義之要求；如無此等要求，決不能實現也；由此觀之，在人類之將來，可得期望非武力主義國家，替代武力主義國家之日；其餘如關於文化之發達，世界經濟之進步，以互助協力為目的之國際會議漸見增多，亦可認為人類對於將來國家之要求也；

余稱此將來期待其實現之此項國家謂「文國」，與現在國家區別，現在國家帶有武力要素過多，故與其對照謂之文國而

已；即在對外的，及在對內的，均不須武力，純然文化的又經濟的團體也；

二 理想乎空想乎

人或以此為一大理想或空想，決無實現之可能，亦未可知；雖然，世界和平論者決不少也，在懷抱鬭爭人生觀之西洋人間，亦不乏其人也；此等人是否皆係虛偽的主張，或為便宜的主張乎？抑或為妄想乎？或屬妄想者亦未可知，雖然既有如此思想，則可認為人類之要求，何妨提起來以為問題，況大戰以後對此呼籲漸高，謂已入促進機運，似又無不可，此所以余提倡此說也；

天照大神派皇孫瓊瓊杵尊治豐蘆原國（日本古代名稱），臨行

曰：日本為我子孫世世為王之地，皇位之盛，應共與天壤無窮也；據古今東西之史實所示，如此即為至難望之事，不過理想耳！秦始皇欲使帝位傳子孫於萬世，僅傳二代而已，然在日本實現之，又如孟德斯鳩之三權分立說，如馬克斯主義，在當時亦為一理想而已，然終見實現；現在之資本主義黃金時代亦如此耳！如在帝王神權說或十字軍時代，有提倡此說者，世人皆以此為妄想，或為空想在所不免，非武的國家亦如斯耳，為一理想，因係一大理想，其實現之遲々，或有之，然不能斷言，此為全然不能實現之空想也，既已云然，不能不冀望其早日實現，此又所以有余之提倡也，據鄙見對此理想實現，最有資格者，首推中國，故余冀望華人早日注目於此；

三 首先向中國提倡之理由

中國所有東亞最古文明之歷史，已在二千五百年前，哲人孔子以非武國家為政治之理想，以王道為政治之根本方針，於對內的否認武力，於對外的亦否認武力，只以德治民，以平天下；此為理想政治，如斯理想政治固不易實現，遂不能實現而至今日，雖然為其理想，學者未曾有能傾覆此說者，在實際上雖係政略的虛偽，歷代帝王，輔弼帝王之宰相學者，無人以此理想不為目標者，此等理想瀰漫於華人頭腦，自古至今中國竟無國家觀念，雖有國家二字，然非適合泰西國家論所謂之國家，國界係成為國家觀念之基本，然在中國無此國界，在中國國家與天下各有區別，此因天下支配權所及處，稱謂天下之故乎？國家為諸侯之領域，故有境界，以國表現之，有治國之語，天子立於諸侯之上總轄之，故無領域，惟以德風所及，為其支配之地，故謂平天下；在治國及平天下，王道均否認武力，用武力者即為非王道非理想；聖德太子致隋國書，書有「日出國天子」字樣，為天無二日，天下無二天子之隋國，其吃驚如何？可想而知；又如明朝致將軍足利義滿書，書為「日本國王」，或對豐臣秀吉書「封爾為日本國王」字樣，在日方雖為對日之侮辱，然由彼方觀之，決非有侮辱之意思，如斯觀測，則有不勝滑稽之感者；以中國不為國，因無境界，但以為世界所有國，皆在中國之下，天子有平此等萬國之義務，竊取真天子之權（以今日之語言之，奪取人民主權者），以武力為背景之一有力者（即今日之一軍閥），自以為理想之真天子，欲

維持其品位者，實一大狂妄理想者而已；然而本人亦不知之，尤為滑稽可笑；

最近中國亦起有國家觀念，屬知識階級者，咸抱此觀念，留學日本或歐美者，及在國內修洋學者，當然懷抱有此觀念，既知中國以外之國猶多，且較己國均整齊，不能思惟己國為天下之中心；己國雖無國境，各國劃定境界，割據之而行使主權，故在中國亦自然發生國境，在實際上則邊疆蒙昧之地多，雖有不能明確其交界之處，在觀念上有國境，主權觀念亦起，茲發生國家觀念矣，然此項抱有國家觀念者，不但限於小數知識階級，多由學問上而來，並非有牢固之國家觀念，就實際上而言，尚無國境，故今日中國愛國家以為國家者，不過地方之財團，就中多數民衆未有國家觀念，實際上亦無得國家觀念之機會，又不須其必要也；

將此等知識階級所得之國家觀念，擴及全國民，造成有力國家，乃係今日之國民政府所冀圖，至於其餘知識階級亦皆為國家主義，但如此是否與華人以幸福，余對此不能無疑問，此非西洋國家萬能說之中毒乎，以為國家致隆盛，則國民受福，然鑒於事實，却相反之，一朝肇釁，資本主義得勢，民衆大半變為窮人，起階級鬭爭，為大砲所威脅，被法律拘束自由，欲避免之，不可不與武力為背景之法律相爭，由國際的，亦由國內的，或由階級的觀之，世界為縱橫錯綜之一幅地獄畫圖，此係由西洋國家觀念所產生之世相，中國由此種地獄世相遠隔，社會之構成及歷史亦相異，何有仿倣此種世相之必要，冀望使四萬萬民衆，不經此種地獄世相之經驗，而入新世界；（未完）

日語講義

1 私ト彼トハ別ニ交際シテハ居マセン口ホ

ンノ一面識ガアルノミデス

譯 我和他倒沒有甚麼交情不過是一面之識就是了

2 アノ事ハ私ガ君ニナリ代ツテヤツテモヨイ

ガ然シ旨ク行ク力行カヌカハ斷言出來ナ

イヨ

譯 那件事我替你辦々倒可以可是辦的好辦不好就不能決定了

3 私ガアノ仕事ヲスルノハ別ニ何モヨイコ

トハアリマセンケレドモ只商賣スル様ニ

アンナニ心配ガナイ丈ケデス

譯 我做郵個事情倒沒甚麼別的好處可就不像做買賣那麼費心就是了

4 手前共ノ店デハ皆ナ正札付懸値ハ申シマ

セン

譯 我們舖子都是照號碼兒的價錢不敢要謊的

5 私ハ財布ヲ家ニ忘レテ來マシタカラ君ア

6 君氣ヲ付ケナイト駄目ダゼアレハ人ダマ

シノ名人ダヨ

譯 你不留神可不行啊那個人是騙人的好手

7 彼ハ何日モポツケットノ中ニ手ヲ入レル癖

ガアルネ

譯 他有個毛病老是把手擱在兜兒裏頭

8 彼ハ生來體ガ非常ニ弱イカラ滿洲ノ様

ナ寒イ處ニ居ツテハ冬ノ寒サニ耐ラレマ

スマイ

譯 他生來身子很軟弱像在滿洲這樣冷的地方恐怕耐不了冬天的冷罷

9 明日一日休ンデ明後日カラ當前ノ通りニ

仕事ヲヤリマス

譯 明天歇一天打後天就該當照常辦事了

10 君使ツテシマッタ元ノ處ニ置イテ下サイ

譯 等你使喚完了還給擱在原地方罷

11 皆ナ引出ノ中ニ入レテアルカラ君ホシイ

ナラ勝手ニ持ツテ行ツテ下サイ

譯 都在抽屜裏擱着哪你要隨便拿了去罷

12 其ノ國ノ風俗人情ヲ知ラント欲スレバ其

ノ國ニ永ク住ムコトガ必要デアル

譯 要想知道那一國的風俗人情要緊是得在那兒多住幾年

13 外交上最モ必要ナノハ其ノ相手國ノ事

情ヲ知ルコトデアリマス

譯 外交上最要緊的就是要知道對手國的情形

14 彼ハ年ヲトツテ近頃眼モカスンデ來タノ

デス

譯 他上了年紀了近來眼睛都花了

15 私ハ行クコトハ行キマシタガ店ハ澤山ノ

人デ押シ合ツテ居タカラ全ク買ハレマセ

ンデシタ

譯 我去是去了舖子裏人太多擁々擠々の簡直的買不上

16 モウ暫ク延シテ少シ落著イテカラ出掛タ

方ガヨクアリマセンカ

譯 再緩些個日子等着多少消停一點兒再去不好麼

17 僕クガドンナニオ前ニ忠告シテモ一向オ

前ハ聞キ入レナイデ困リマシタネ

譯 我不論怎麼勸你々總是不聽可怎麼好啊

18 昨日君ノ處デ僕ニ入レテ吳レタオ茶ガ大

變ヨイ香りダツタガアレハドコデ買ツタノ

デスカ

譯 昨天在你那兒給我沏的茶噴香的那是在那兒買的

19 アノ人ハ書ク方ハ格別上手ト云フ程デモ

ナカツタガ會話ガ旨イノデスカ

譯 他寫々也不見甚麼很好啊是話說的好麼

20 ココラアタリハ薔薇ノ花ガ餘リ見エマセ

ンネ

譯 這一溜兒不大見薔薇花啊

21 コレカラ當分ノ間ダハ煤煙ノ世界デス

譯 從此暫且是煤烟子的世界了

22 貴方ガ若シ私ニ代ツテ持ツテ行ツテ吳レル

ナラ私ハ人ニ頼ンデ送ル面倒ガナクナリ

マス

譯 您若是替我拿去就省得我求人送去的麻煩了

23 ペンキガマダカワキマセンカラ出入リハ

ヨク注意シナサイ

譯 油漆還沒乾了出入多留點兒神罷

24 君ノ外套ハモ一古クナツテ居ルカラ金ヲ

出シテ直ス位ナラ新規ニ一着作りナサ

イ

譯 你的外套也舊了若是花錢收拾就作一套新的罷



時 事

評 論

學 者 之 態 度

快要召集太平洋會議的時候，適逢遼變發生，識者咸以為這次會議，或者要發生波折？果然有主張不開會的，有主張將某々除外的，結果是依然照常開會；於是一般的猜測，又以爲這次的會議，中日雙方的代表，一定起有極激烈的爭執？定得不到良好的結果？但是開會以後，依然進行順利，一堂躋々跲々的學者，握手言歡，談笑而來；鼓舞以去；可見學者之態度，光明磊落，畢竟與衆不同，妄事猜測的人，真可以說是庸人自擾了；

太平洋會議，本來是集合太平洋沿岸各國的學者，共同研究各國的建設，學術，和一切文化的進步，交換意見，也含有誘導祥和，溝通情感的任務；所以各國代表，多半是該國內公認爲第一流的學者而推荐之，其代表的任務，固極重大而切要之也；

會議的代表，既是各該國公認爲第一流的學者，其平日讀書養氣，必早爲公衆推崇，非暴躁囂張，浮淺誇誕之輩無疑矣；夫涵養有素的人，縱有偶不愜心之事，不免有輕描淡寫之吐露，然決不會有怒目相向，勒袖伸拳的毛病，以故此次開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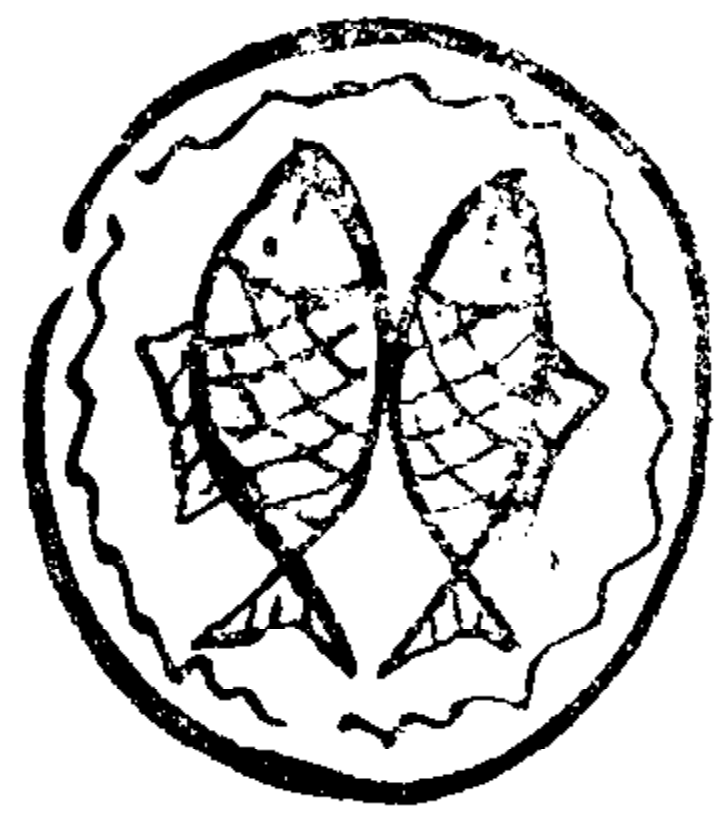
之後，中日雙方代表，對於滿洲事變，雖亦略有辯駁，終不失儒者氣象，以雍々穆々の態度出之，故順利進行，略無隔閡；不似外交家申々而咒，有似村婦罵街的口吻；此學者之所以可貴也；

和 平 會 議 之 結 束

有紛歧的黨派，才造出破碎的國家，孟子說：「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這兩句話，到彷彿特爲今日中國的現狀寫照似的，也就是古今只顧黨派的私利，不顧國家存亡的些大人先生的當頭棒；

因爲自己的分裂，招出了國家的破碎，又因爲國家破碎，迫於清議，乃有此勉強性的撮合，開所謂和平會議；名義上爲救國，和衷共濟的合作，其實同床異夢，各有各的用意，各有各的打算；心裡頭依然是有你無我，有我就沒有你的懷抱；這便是這回上海的所謂和平會議的心理及實在的情形；如果這樣的也算是和平，那末！世界上真沒有不和平的事了；然而和平會議公然結束了？

和平會議的動機，自然是爲東北的變故，實行「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古訓；論理這和平會議的進行，應該極其順



柔 術 之 流 派

(續)

民

痴

日本的柔術之手法及其形式名稱等，前號已經大略的說了說，然而細考起他那些手法及形式等，在其次單把那些名稱介紹給各位，至於那些手法及作法，所謂是技術上的工夫，往細緻裏考究，那決不是我們這門外漢，所能夠容易了解的；再說這個柔術，就彷彿我國的拳法似的，非得經那有實在工夫，和有相當閱歷的教師，親身指授纔能行的，所以在這個地方，在下只把那些名稱一一記在後面，先從「手解」往下順着次序說，所謂手解者就是柔術之中，在手上工夫就是的罷，並且在手解這一個手法裏頭，還有些個小名稱，挨着說起來就是「鬼拳」，「振解」，「逆手」，「逆指」，「片胸捕」，「兩胸捕」，「小手返」，「兩手返」，「氣捕」，「天倒」，「拔捕」，「打手」，這十二手算爲一套，再其次就是「居捕」，「添捕」，「御前捕」，「袖車」，「飛違」，「鑄返」，「壁添」，「突掛」，「引落」，「友車」，「衣被」，「襟投」，「手髮捕」，「後捕」，「投捨」，「撞木」，「朽木倒」，「腰疇捨」，「獨鉗」，「捨身」，「手練」，「腕枷」，「矢筈」，及至「亂捕」；說是大凡是一個習學柔術的，總得把手法之中自從手解習學起，一直的學到亂捕，若是能把以上說的這些手法，全

都習學精熟之後，纔可以說是把柔術的基本練習作完了，趕到習學亂捕這個手法的時候，又是一件至不易的事情，因爲這套工夫比起別的手法，又難又要緊，這個手法在習學的工夫，是要用身體上全部的運動，成否勝敗都在這手脚的一舉一動上，對於技柔的全部都是有影響的；而且磨練身體上，也是有關係的，再從此往深奧裏追究，那就是「當身」了，在這個當身手法，說起來就彷彿我們常說的「點血」似的，他是對於人身體各部有一定的部位，或是用手指點，或者以拳頭打，總而言之就是在雙方交上手，處在還手無方的一種危急的時候，除了是用這個手法，把對手人制住，或者是叫他一時氣絕不省人事，用他來自己衛護自己的身體，趕制止住之後自己逃出危境，再來用一種方法使他蘇醒，所以是這個當身手法，在古來的道場裏頭，那除非是技術高超工夫過人的人，教師是決不教授給他的；就說是授給他這個手法，也只限於在教師的眼前，還得指定出手法來，方准其學習者練習哪，因爲這種手法是總得在那危急存亡，自己的行動上非出此是絕對非命的時候，纔可以用手法呀；在這裏頭還有以下的幾種名稱，就是「鳥兔之殺」，

「水月之殺」，「明星之殺」，「月影之殺」，「稻妻之殺」，「電光之殺」，「村雨之殺」，「風月之殺」，「天道之殺」，「人中之殺」，「陰囊之殺」，「後稻妻之殺」，以及「肘之殺」和「雁下之殺」，有這些個名稱；以上這幾個名稱，都是和當身手法同一的一個，救急出難的手法，按着每個手法全都有一定的用法，全是叫對方一時氣絕的一個方法，因為這些手法在用的時候，一有個手脚粗魯，就能把人命喪失的，一失手就沒有救的手法，所以是在這以後，還有所謂「活法」的手法，這個活法的用處，就是倘或處在危急存亡的時候，在自己方面的自衛上，實不得不叫對方一時陷於氣絕的時候，在把對方制止妥當，自己的身體到了安全的地位之時，對於對方的身體上的一時的危害，總要用柔術上的手段，還要把他蘇生過來的一種手法，在這個活法的手法之中，也有些個名稱和手法上施行的方法，現在我們也把他這些名稱介紹出來；至於方法的施行上，也是和前記當身手法是一樣的重要，而且也是非經那妥實有閱歷的名教師，親身指授之外，是無從學習的，這也是柔術之中首要手法的，他的名稱是(1)「心命之活」，(2)「不容巨鬪之活」，(3)「誘之活」，(4)「陰囊之活」，(5)「襟之活」，這五種活法，再其次就是柔術的流派，也是有相當的派別，就像我國當拳術似的，一個人是一個人的派別，他所學的是那一門，一看他手脚的出處，就可以明白的，這柔術的流派的名稱，把他記在下面介紹給諸位，(1)「荒木流」，這一流的祖師是荒木無人齋，此人的細歷史雖無詳細考察，但是因為這個人，他的捕手法非常妙奧，所以至今還有他這一流派，(2)「一心流」，據說這一流是三河豐橋藩士渡邊喜三郎太所傳下來的，有說是把原流的二流併一的，此人在文久年間入江戶，對於柔術這一道很有相當的奧

妙，後來歸鄉從事藩的師範，(3)「一傳流」，這一流的開祖是丸目主水正，此人在拔刀上很有妙旨，如此自樹一流，趕到他故後，在他的後人藤右衛門的時代，就很有相當的名望了，(4)「梶原流」，這一派的流祖是梶原源左衛門直景，他起初跟隨「制剛流」的始祖水早長左衛門，後來很得門下的人望，纔推他獨樹一流的，(5)「起倒流」，人是嘉永年間的人，名稱爲竹中鐵之助，(6)「扱心流」，這一流的流祖是犬上左近將監永勝，此人得這一道的妙奧，自稱爲扱心齋，後改爲扱心流，門人很多，名望很高，差不多這一流的門人布滿全國的，(7)「楠流」，這一流的詳細不大了然，只知道先前有一個當師範役的，佐伯彥之進的，因為這個人的拳法是楠流，流祖究竟爲誰，至今也不很詳細，(8)「灌心流」，這一流說是當初是研究起倒流，後來因爲他獨有出人的手法，纔自己獨立爲灌心流，(9)「弘道館柔道」，這一流也有說「加納流」的，還有說是「弘道館流」的，道場設立在東京，就是現任高等師範學校長加納治五郎所管的，說是此人在二十歲就習學這一道，後來又更換了幾位教師，都是很有名望的，而且手法出衆的人，他專心習學柔術很有妙處，後來自己獨立一流，跟他學習的人都是一時的名流學者，及至皇族達官甚麼的；所以他這一流很大的名望，至今很有些外人跟他研究斯術，就是歐美各國都有來聘請的，所以他的門人是很多的，此外還有「殺當流」，「實光流」，「真神道流」，「心明殺活流」，「制剛流」，「關口流」，「戶田流」，「竹內流」，「關口正統澁川流」，「關口新心流」，「天神真揚流」，「日本々傳三浦流」，「福野流」，「夢想流」，「揚心流」，「吉岡流」，「立身流」，「良移心頭流」，「爲我流」，「爲勢自得天真流」，等々の流派，都有相當的歷史，和特別優超的手段就是了。(完)



治安維持會擴大權限後 應有之表現

遼寧自事變以還，即組織所謂治安維持委員會，所以維持遼寧之治安也；惟既名維持治安委員會，顧名思義，自以維持治安為惟一職，以待秩序之恢復，為責任終了之期；然在事實上，省政府名雖移節錦州，而於糾葛未清區域內不能施行政治，則又為不可掩之事實；顧糾葛未清之區域內，所有一切應行之政治，將聽其中斷乎？毋亦為事理之所不可？不令其中斷，則又無發號施令之機關，擴大權限，暫代行政，於此過渡期間，或亦趨勢使然，理有必至者也；惟權限擴大，施行政治，則此後之職責與性質，自非前之治安維持委員會之職責所可比擬，故不得不略抒我見，與諸君一商榷之；

治安維持會諸公，固皆久登遼寧政治舞臺者也；對於遼寧政治，於民情上，固為熟手，自屬人地相宜；然遼寧舊日之政治，乃一軍閥官僚鐵腕下之腐窳政治也；若蕭規曹隨，亦步亦趨，換湯不換藥，則又何貴有此一番手續？是徒招惡感而已；則一反其腐窳之舊套，一新民衆之耳目，是諸公登臺第一步應有之表現；其表現唯何？則一切應興之事業，立即着手建設，一切應革之弊端，立予廢除是也；如建設，財政，交通，實業，商務……等，應有整個的刷新計畫；否則口頭改革，故智依然，自道之而自蹈之，是豈喁喁者之所屬望哉？願諸公好自為之，幸勿因熟手而故步自封，襲取陳腐舊套，是記者之所屬望於擴大權限後之委員諸公也；

東北文化

第壹百七拾參號目錄

卷頭語

治安維持會擴大權限後應有之表現……………一

中外時事

理事會告一段落……………二
顧外長發表聲明……………二
滬金融漸趨安定……………二
援津日軍已開到……………二
拒絕設中立地帶……………二
援馬青年團出發……………二
粵府已選出代表……………二
中日糾紛與國聯……………二
馬占山勢將反攻……………二
故都排日又激昂……………二
英倫日使館被炸……………二
學生團達到目的……………二
馬占山發表談話……………二

時事評論

學者之態度……………五
和平會議之結束……………五
今後之黑龍江……………五
蔣張合作之裡面……………五

新知識

二十年之回顧……………八
希望中華民國知識階級……………八
對於文國主義加以考究……………一〇
世界上經濟界的混亂……………一三
大家族制度之缺點……………一五
世界經濟蕭條之一瞥……………一八
柔術之流派……………一九
中國戲之將來……………二一
園冶識語……………二三

文苑

負心郎(三十六)……………二八
日語講義……………三一
編輯餘墨……………三二

編輯餘墨

中國的風俗，每到年終，多半有辭年之舉；這種風俗，不知始於何時？却很普遍的；親戚到了年終送些禮物，名之辭年，窮人平時沾了富人的光，送些薄禮給富人，買賣家對於大主顧送些人事，也都名之曰：辭年；還有些小人拿一套禮物，向有錢的和有身分的人家打抽風，也是藉口辭年；可見辭年是很普遍的，又可見辭年是應有的禮貌，是善意的，是客氣的，決不是侮辱的；

韶光易逝，歲箭催人，閃電般的，又到了民國二十年的歲末了；記者無似，也來從俗，對於閱者諸君來辭年；不過所慚愧的是沒有相當禮物，這是要求閱者諸君原諒的，所喜的是雖然沒有禮物，却也不敢藉此打抽風；

本刊自客秋改組以後，承各辭宗不棄，假以辭色，惠以辭章；辭令之雋妙、辭藻之華麗，無以復加；本刊得以因之而收優美的成績，閱者得以因之而振作其精神，此應對本刊投稿者以辭年也；

本刊同人，自慚鄙陋；深荷閱者與以維護，因之銷數日增，與記者以勉勵自奮之機；此後當更求改良其內容，正確其議論，與閱者以較優之興趣，此皆閱者鞭策之力，獎飾之功，故應對閱者以辭年者也；

惟是記者辭年，既無禮物，又不善文，辭年之舉，毋乃多事？但願閱者繼續其愛護之心，投稿者更多以宏文見賜，謹祝諸君幸福無量，是仍記者之打抽風也；

中日文化協會之使命

本協會為中日兩國人之共同文化機關。於民國九年創立以來。對於東北文化之進步。國際共存之目的。努力進行。頗蒙中外人士之嘉許。茲更將中日文化協會各事業列左。

- (一) 調查研究事業。東四省之學術。調查之而研究之。以蒐集正確之材料。而備應用者之參考。
- (二) 介紹宣傳事業。以東北方面之事物。介紹之而宣傳之。如電影。展覽會。講演會。及謀旅客之幸福為之嚮導。
- (三) 中日親善事業。中日兩國。往往彼此隔閡。本會設中日交歡會。或以本會資格。為之排難解紛。
- (四) 教育事業。附設中華女子手藝學校。以助長女子之職業教育。
- (五) 出版事業。促進文化之必要。從事編譯書籍圖表。以廣流傳。
- (六) 發行雜誌。以本會目的之發行。東北文化半月刊。漢文。每年並出版各種書簿及隨時單行小冊之類。

一會 員

- 本協會之會員分左列之五種。
- 一、會誌講讀者 每月擔任現大洋貳毛或每年現大洋貳元。
 - 二、普通會員 每月擔任會費現大洋一元。
 - 三、贊助會員 一次繳納會費現大洋二百圓。即為終身會員。
 - 四、特別會員 乃係一種法人資格如銀行、會社商店等每年擔任左列之會費。
(年額 現大洋一百元以上)
 - 五、名譽會員 對於本會有殊勳巨功者得由本會推薦之。

二會 員 特 典

- 本會會員得享有左列之利益。
- 一、凡本會會員每月由本會贈送本會出版之東北文化半月刊。再特別會員得由本協會宣傳其自己之營業。
 - 二、本會出版各書籍會員得享有減價之利益。
 - 三、凡本會會員對於滿蒙各種事物之調查有懷疑處。得隨時向本會並予以滿足之答覆而不收費。
 - 四、凡本會主辦之各種講演會無入場費者。會員得隨意入場。若有入場費者。會員亦享有減價之利益。

本誌定價

一冊 日金 壹角
現大洋同 或中日郵票十一分
每月現大洋貳毛全年現大洋貳元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封面之內 及底封之內 外內	二十五圓		
優等	封面內面 之對面及 正文首篇	二十圓		
普通	正文中 後	十五圓	十圓	七圓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用彩色者另議若用木版銅版者其費一概由登載家擔任圖案原稿函索即行奉寄長期價目從廉

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印刷
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發行

發行人 石 田 貞 藏
大連市紀伊町九十一番地

編輯人 中 溝 新 一
大連市東公園町三十一番地

印刷人 吾 妻 力 松
大連市東公園町三十一番地

印刷所 滿洲日報社印刷所
大連市紀伊町九十一番地

發行所 中日文化協會
旅順市朝日町

所派分 中日文化協會旅順支部
哈爾濱地役街

哈爾濱濱文化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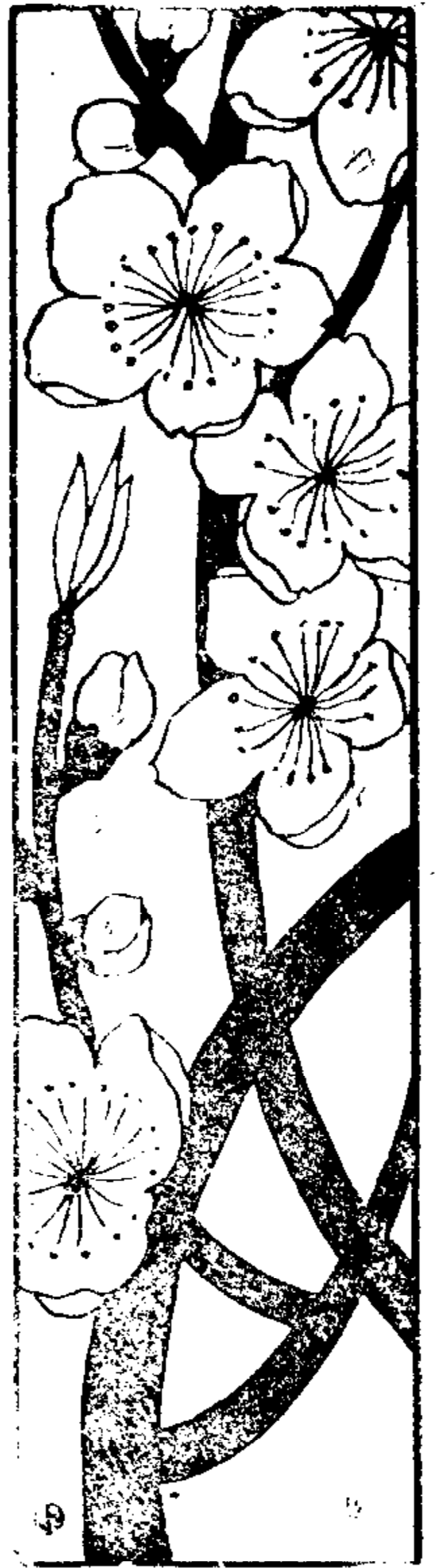
黑省自治？否則步步荆棘，恐不似遼吉之順利進行，毫無阻滯，此不易之理也；且其中猶有相異者，遼吉自治，與中央脫離關係，乃獨立的；黑省自治，果與中央脫離乎？抑將爲自治省分而仍屬中央乎？與遼吉爲共同行動之自治乎？抑另樹一幟之自治乎？與遼吉爲共同行動，恐不足以服馬占山；不與中央脫離，恐無以取信於日本；關於此問題，不獨黑省之今後爲一最大難題，即日本對此，亦感極端之不便也；嗟呼！試觀今後之黑龍江，竟是誰家之天下？

蔣張合作之裡面

由分裂而勉強的拉攏，這樣便是叫「合作」；要不然，國家是整個的，那還有什麼合作不合作的名詞呢？人說「合作」是極好極吉祥的名詞？我却認爲合作是分裂的朕兆，是極不好極惡劣的名詞；比於一個極好的器具，一點裂痕也沒有，那裡用得着打個補釘，或彌縫一塊哩？要是非打補釘或彌縫一下不可的東西，那末！這個美麗整個的器具，已是有了裂痕的破碎的罅隙了；合作便是打補釘和彌縫一塊似的，是先已有裂痕了；又如一個極好的整齊家庭，並未分家拆夥，就是兄弟再多些，自然是同心協力的作家，有什麼合作不合作？如果要父母來吩咐說：『你們兄弟要放和睦些，不能分出彼此來』，兄弟們表面上雖然一致的答道：『親兄弟們還分什麼彼此？以後一定和睦就是』，表面上看，也似乎這家的兄弟很是兄友弟恭的，其實他們兄弟之間，早有生分的表現，伏有分家的可能；南京飛揚拔扈的蔣介石，和北方形同割據的張學良，屢次表示「合作」，

便是以上的這種情形，確切不移的了：

蔣張同是中華民國的官吏，諸事應聽政府指揮，服從民衆的公意；他們私人有什麼合作不合作呢？這不是很奇怪的現象嗎？原來蔣張都是軍閥，只知道個人的地盤，私人的利益，並不知道他們還有個公共的國家；他們爲攫取個人地盤，謀私人利益起見，以各有所圖的私利，在當時的情況下，似覺「合作」有「合作」的好處，因此便公然的「合作」起來；他們第一次的合作，是張爲借蔣家中央的權威，來收拾東四省爲張家的私產；在蔣一方可以誇大統一之功勳，一方可以牽制桂系北上之師，和他最怕的健將白崇禧，這便是第一次合作的裡面；第二次合作，是蔣借張的勢力好打倒閻馮，在張也早想伸條體到關裡，擴張勢力；噁紅了眼的河北省，便已不勞而獲，還找一整個的察哈爾；第二次合作的結果，各人都達了圓滿的目的；從此以後，便本可以對峙，去作合作反面的文章，適逢遼寧的事變突起，蔣又和新敵人廣東去求和；但是廣東政府裡，有不少的政治家，政治和外交的知識手腕，實在蔣家政府之上，如是有蔣張「合作」之呼聲；蓋軍閥只知槍桿勢力，又欲借張勢以壓服廣東也；而在張亦正欲藉蔣力以應付外交，欲恢復東北舊有私產，不過這回第三次「合作」，將來的結果，恐怕不如第一二兩次的圓滿了；因爲廣東政府裡的人材，不是武力可以制服的，而這回日本的外交，尤其不是蔣張這兩塊材料所能對付的，又何況他們「合作」的裡面，貌合神離，各圖私利，不知國家爲何物的人哩？我有個朋友說：『越是大呼愛國的人，越是不知道愛國』，蔣張毋乃類是乎？嗚呼！蔣張「合作」之裡面；



文苑

和舜俞學長秋感原韻

夢 荅

風雨雞鳴會。懷人值九秋。耕雲慚受爵。落日賦登樓。心闌瑤編秘。顏怡琬液稠。炎涼曾閱盡。塵海一浮漚。

其二

遯蹟衡門下。蕭條凜素秋。雲烟江令筆。風月庾公樓。紅葉題詩艷。黃華拂檻稠。此心忘物我。海上好盟漚。

夏正七月十七日六十有六初

度口占七律三首索同人和

孫 雄 師 鄭

千金散盡餘千卷。六十年前僅六齡。漫賦大難愁日子。且擊小學試風丁。世貪珠玉忘三寶。我祝籌車穫五經。天柱已傾撐拄苦。行吟略似左徒醒。

庭聞詩禮勗初哉。為盼驂騑道路開。

同治辛未。余年六齡。從先君讀於同巷張氏。蔣北野先生士驥。

是年春聞報捷。先君至契也。因以驥不稱力命對。余應聲曰。為飛冥天。先君歸告先祖慈楊太恭人云。對雖不工。然此兒他日當有文名。綠鬢看看微有雪。丹心耿耿化為灰。登瀛曾廁承明選。陟岵長懷罔極哀。小雅我辰問安在。亭林辭祝謝銜杯。

再吟三十四回詩。余自五十以後。歲歲初度有詩。便是期頤百歲時。蟻夢駒陰原頃刻。蟲巢燕幕尚酣嬉。角無西漢朱雲折。南都監察院新成立。多仗馬寒蟬之侶。偶有欲露頭角彈劾二三等要人。亦有焚劫之慘交涉不易得手。敬禮文章者。亦終歸無效。牆有東鄰宋玉窺。平壤漢城朝鮮人排斥華僑致。先自定。莫從後世覓相知。舊京詩文存十卷已經出版。

大理王西雲先生行述書後七古一首 有引

孫 雄 師 鄭

先生諱聯鑣。為采丞督部人文之尊人。官貴州大定府經歷。道光壬辰三月二日生。光緒丁亥正月卒。年五十有六。今年三月。為先生誕世百齡之辰。采丞以所撰行述。及先生遺像徵詩。因賦此篇。

西雲先生忠孝人。髫齡苦學焯掌勤。晨趨山麓檢拾枯枝與墜葉。擔歸炊爨娛親。炊餘入塾攤編讀。童試驚人冠六屬。登龍聲價重連城。知己欣逢楊式毅。回氛甚惡鼓鼙驚。如墨軍容壓塞城。隘巷短兵相接處。裏創督戰隕耆英。忠骨纍々三塔寺。縷經遺孤宵涕泗。杜陵辛苦賊中來。相從慈母巖壘避。楚雄再陷事尤悲。予季倉皇竟死綏。墜城折腰命呼吸。紫駟無復健兒騎。慈雲黯澹歸天上。負土桃窪嗟藁葬。餘生蒲伏戴星行。彳亍道旁心惻愴。茅亭老嫗意慙慙。搗藥呼僮伴夜分。著手成春林植杏。頓忘疾苦憩桑粉。迷離曉色炊煙起。如夢初醒



天尺咫。疑無疑有此境。髣髴桃花源。始信天高聽則邇。從來忠孝正氣格九穹。神靈默相寓化工。散亡骨肉再團聚。潛消戾氣迴春風。子京開府寒暑凡七易。賓主交歡數晨夕。運籌帷幄算如神。三益得朋占麗澤。自詔知人老眼青。拔尤蘭芷喜升庭。首選鴻都尊異等。心傳馬帳課羣經。存思鬱鬱含悲痛。罔極我篇時輟誦。琴劍飄零幾度秋。瓶罍永感百年夢。歲在癸亥月孟陬。碧雞烽火耀戈矛。何人竟賊來君叔。五族連枝化寇讎。明鏡燦燦蟾既望。墮地石麟天所貺。千辛萬劫降甫申。裹以汗衣室無纊。襁褓而今屆古稀。徵文述德紀期頤。滄桑家國無窮淚。夷貳何從別是非。采翁視我三年長。郵筒酬唱慙宏獎。文如歐九表瀧岡。仰止高山式遺像。翁昔登科丙戌年。還山泣血負終天。鰥生同病呼銜恤。

雄於甲午通籍入詞館。七月乞假歸省。抵里門時。先孝子公已於前三日殉母。痛何可言。

滴淚何曾到九泉。吁嗟乎。讀聖賢書學何事。君親媿對心如醉。我作長歌就正伯子東齋翁。太息人倫今墜地。

少元伯兄與雄同為唐始祖

忠貞公之後。著有東齋集。采翁與兄總角至契。同捷秋闈。

休甯吳節母洪太君竹洲淚點圖爲

令子子鼎別駕瑞汾題

此詩已印入詩存卷八

孫

雄 師鄭

海有時枯石有爛。淚竹斑斑情不散。筠心挺節傲秋霜。誠感吳穹且復旦。吳君妙筆擅荆關。寫出親心百折艱。畫荻篝燈課宵讀。盼兒志學邁伊顏。婦姑對坐愁縈轂。祖芬紹述懷文肅。渭川千畝衍孫枝。圭璧猗猗賦淇澳。湘江泣雨似英皇。鞠育雙雛淚萬行。婦孝姑慈謀式穀。江村洪又蔚林黃。後起交柯森玉樹。燕晉宦遊羞詭遇。能兼三絕畫詩書。我識汪洋黃叔度。寒

家舊籍隸休陽。靈秀曾誇小武當。易代相期無改葉。題詩同矢敬維桑。伊川魯直皆吾友。謂程君雄甫黃君伯美六烈雙貞同不朽。冀將文字挽綱常。春秋舊筆誅羣醜。莫使淫哇滓太清。臣忠子孝婦完貞。鐸龍歲歲吟風雨。此是黃鐘大呂聲。

吳君子鼎五十有九壽辰同治癸酉正月廿六日生賦

長慶體七古祝之

孫

雄 師鄭

我別吳侯逾廿載，聞道朱顏今未改，鄭虔三絕畫書詩，妙腕生春騰異彩，我長吳侯計七齡，侯今五九鬢猶青，故交遠別思三益，餘味兒時枕六經，昔年僑寄弦歌里，習賈餘閒課文史，忘年潘石賦嚶鳴，陸叟牙琴契流水，秋鷹整翮待高鶩，澹泊盟心謝俗緣，雅善丹青吳道子，自成馨逸李龍眠，嚮畫怡情兼養志，遊宦朔方隨節使，潭潭幕府萃清才，侍坐從容陳風議，傾蓋論交己酉年，他山攻錯比金堅，倪寬六輔穿渠水，鄧艾三巴灌稻田，錦衣墨綬酬勛績，毛義娛親思捧檄，詎知柏社倏潛移，黃鶴樓頭吹玉笛，一家姑婦兩旌門，點點湘妃血淚痕，宋代竹洲綿世澤，撫孤賢母誕江村，手寫畫圖乞題句，肫肫五十心猶慕，濃陰萬個護鸞雛，慈孝精神傳竹素，張周南北負時名，空谷徒殷維繫情，拂袖歸來隱槃澗，硯田藝圃樂躬耕，如賓冀盥稱賢助，肯穫佳兒諳國故，弓裘付託喜得人，篆籀精研有神悟，生比香山六日遲，感時諷諭撚吟髭，閩邱坊作者英會，吳郡新詩袖裏持，我戀舊京長賃廡，天傾欲禱彌皇補，何日南來酌兕樽，遺事宣和稽畫譜，拈毫樂意夢華胥，石谷廉州播令譽，從古畫師多耄壽，八千椿算此權輿

負心郎

(三六)

見

仁

連我們旁邊站着看的人，心下也感覺不安，我們今天是特爲來徵求你的意見的；你如果同意？他們兩口子到你這裡住也行！你上他那裡住也行！要不然，看你說怎麼辦？我們回去再同他兩口子商量；只要人情上過得去，決沒辦不到的；」小髻說畢，平心靜氣的等月秋的回答；只見月秋面色黃白，用上顎的牙齒，咬住下嘴唇，一言不發，目光也定住不動，彷彿對於小髻的話沒聽見似的？婆心怕她又發剛才的毛病，叫道：「嫂子！你不要覺着難處，有話都好說；只要你有什麼意思？愛花沒有不遵從的；就是我同小髻也能給愛花作主；愛花的新夫人只要愛花心下安慰？我也包管百說百依？你們才兩個人怕什麼？古人說「三妻四妾」，慢講你們纔兩個人；況且你比他這位新夫人還大兩歲，也決沒什麼大小之分？要是往旁的地方去，別人看見，一定還把你當做大太太；況且愛花敢說你是姨太太嗎？」只見月秋長歎一聲，眼淚直流，又過了半晌才說道：「事已至此，還有什麼說頭？我只自己怨我的命薄罷了！二位要明白，我不獨不恨愛花，而且非常可憐他，我也沒有什麼意見可說？請二位明天同愛花來一踮，我決不與他爲難？決不能因愛成仇？你二位也可以擔保；如果他的新夫人不放心，不妨一

到來，我如果能說半句外行話，生一點氣，不是我的父母養的；」婆心道：「你這話很對，你的這意思，我們回頭告訴愛花；不獨愛花應該感激你，就是他的新夫人，我想也一定很感激你的？不過有一層，我們將才同你商量的那種辦法，還是請你決定一下；行就作行的話說，不行就作不行的話說，不消存得客氣；但是無論行不行？我們一定教他來一踮，因爲我們得不到你的回話，他又以爲我們騙他；他知道你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你是個最爽直的人，而且素來處事明決，這還有什麼膩口的地方？」月秋流淚道：「我同他要好這麼多的時候，未必他還不知道我是個甚麼人？我又不是個老虎，能吃人？他又不是怕我，」小髻道：「你不要誤會，我們並沒說他不來，而且我們可以擔保他一定要來的；因爲你要能答應我們所擬的辦法，那末！不消說得，一天的雪都溶了；要是不行，他也得來同你見個最後的面，決別決別；」月秋哭道：「我這時神經已是亂了，要一定教我答應行不行，我自己也不知行不行；說行，我又不行；說不行！不獨我無生趣，也怕愛花心下煩惱；我想等他來了，我再同他當面計議一下；本來我們當姑娘的從良，說不上給人做正夫人，天生是個姨太太的身分；」婆心道：「你有什麼話不能同我們說？我覺得我們和姊妹樣；」月秋道：「你這是個明白話，我雖然不敢和老爺們高攀做姊妹，但是我覺着和你們總算是很親熱的；就算你們跌架子，看的我重，和姊妹一樣；但是你們要知道，姊妹們有多少話都是不便說的，惟有夫婦才能無話不談呢！雖然愛花棄置我，我到底覺

着和他總有那麼一回事；固然沒有夫婦之名，但是我對於他，是絕對認他爲我的丈夫；因此我同他是甚麼話都可以說；有同他可以說的，不能和你們說；這要請你二位原諒我，我同他所說的話，也不只你們二位，便是我父親和我同胞的弟々也不能說；像你們二位，凡屬你們同你夫人所講的話，你的夫人可以完全告訴他的父母姊妹麼？你們也可以對你的弟兄們說嗎？這也是一樣的；他現在既然事出兩難，我爲他着想，除此一條路以外，也沒有第二個方法；他既這樣難過，我又不是傻子，還能給他添病不成？我只有替他減少麻煩的心思；未必我難受，一定要拖他陪伴我？我今生做過了，還想修々來世；」小髯道：「你既這樣說時，想必非親見到愛花，不能作確切的答覆了；我們便也不再要求你多說，愛花曾說過，你如不願意跟他，他以前所欠班子的錢，都是你給墊的，他要籌出來還你；」月秋冷笑道：「他要提錢的話，那真是小人；我爲什麼不肯跟他？你二位憑良心說一句，是他不要我？是我不跟他？要說是今日提錢的話，從前怎麼好來；翻了臉就要錢，固然是臭婊子的常態！但是不是我和愛花兩人所應說的；我們就是夫婦作不成，難道做個朋友也不行？他新娶夫人，多少一定要用幾個錢，我知道他手頭空乏；多了不敢說，三五百塊錢我還可以帮他；」婆心道：「這到用不着你費心，他通統也沒用過三百塊錢，僅此只在聚豐園叫了幾桌酒席，此外一文也沒有用；」月秋道：「我就給他招館子賬罷！」小髯道：「這到不用；」月秋道：「我說得到，做得到；他可以騙我，我決不騙他，這幾個

錢不算什麼，不過叫他以後想々，月秋到底是壞人是好人？」他們三人你一句，我一句，不斷纏的說，不覺天已發亮；月秋是說一回哭一回，小髯婆心也看着難受，因此也不便嘻戲；月秋還要留他二人吃過早飯再去，婆心等一定不肯，天大亮以後，他二人辭了便行，說：「我們還有事，你的話我照樣告訴他，一半天他當然要來的；」月秋又千叮萬囑，無論如何？總要愛花見一面，好決定一切的問題；小髯婆心離了月秋那裡以後，依然回到報館裡睡了一覺，直到十二點才起來吃飯，愛花問他二人「到月秋那裡去過沒有？爲甚今日起的恁晚？」婆心罵道：「古人說的不錯，「牛種田，馬吃穀，」我們爲你當牛馬，就攔整晚的瞌睡，你還說不該起的晚了；」愛花笑道：「我以爲你住窩子去了，爲什麼整晚的沒睡？」小髯道：「不要問吧；話長哩！你今天再預備一頓好飯，晚上依然在你公館裡吃飯，慢慢的說好了！」於是大家依然辦起公事來，到晚上，果然一齊往愛花家裡去了；實珍便問婆心，「昨天月秋那裡話怎麼說？」婆心便一五一十的，把昨晚通宵未睡，及月秋所談各節，對於作姨太太的話，始終不置可否，非與愛花見面不能決定各情形，一一的都說了出來；實珍道：「話沒說清楚，愛花可不能冒昧的去；甚會她要一把劫住了，尋死覓活的怎麼辦？她現在還不恨愛花嗎？」小髯道：「照我看不至於；我看月秋對於愛花的情，還是和從前一樣，並沒淡薄；」婆心道：「話是這樣說；但是人心隔肚皮，我可不能擔保；要是真個開了出來，那時怎麼樣呢？不是抓了傢伙麼？」小髯道：「也說得

是；愛花當着實珍的面前，縱有萬語千言，也只有儘他爛在肚子裡，却不敢說出來；心下却深信月秋不至同他鬧什麼亂子，本意想偷空子私自去一踫，但是自有了實珍以後，每天須吃過飯才放他走，飯後又要往報館裡去忙一夥；不到下班的時候，實珍便叫郭媽在報館門首先候着，因此心下躊躇，幾個人商議了半天，到底也沒決定個辦法；小髻心因為覺沒睡足，談了一會回去睡了；這裡且說實珍那天，雖然一時發了慈悲，教小髻等去說，讓月秋做愛花的偏房，轉而一想；一來她同愛花才結婚不幾天，就討個姨太太放在屋裡，也太不像事；二來月秋又有錢，年紀也比她大幾歲，不知者還要以她為偏房；三則她同愛花正好得甚麼似的，如何肯分一半給人？因此表面上固然照從前的那些話說，內骨子却想設法離開；不願愛花再同月秋見面；又想月秋和愛花既然這樣好，他們總有一天見着面，於她身上總不免有些不方便；因此便想愛花和月秋離遠些；但是却想不出個方法來；這天晚上，實珍和愛花睡在床上沒事，彼此談起身世來，愛花便把以前的歷史說了出來，又說這次到濟南來的情形，笑道：「千里姻緣一線牽，」沒想到這次冒險到濟南，得到你這個精神上的安慰者；實珍本來胆小，聽得這篇說話，早已嚇的直抖；說：「你好大胆！還敢在這裡大搖大擺的；靠日本人保護如何中用？」便一力主張立刻離開濟南；愛花笑道：「我離開濟南，你捨得嗎？」實珍道：「這是什麼話？未必你走不帶我一到麼？」愛花道：「我又沒錢，帶兩三個人如何使得？」實珍道：「那裡許多人？我們要

走時，我父親一定回家，老媽兒不要，只要不在濟南，我們兩口子吃飯洗衣服，還用得着雇人嗎？什麼我都可以做？我是打定了主意的，」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想撇我可撇不開；我知道你只要早晨撇開了我，不到晚上就早跟月秋在一塊兒哩；我明日早晨便教我父親歸家；」愛花笑道：「你到罵得我好；我是雞是狗，你不是雞婆狗婆麼？也不用太急，慢々の想法子，我就走也得先打算往那裡去？先同朋友通一通信，等個回信再決定也不遲；」實珍道：「以後的不說，目前只有兩條路；一往青島（時青島尚未收回），一往天津租界上去，好在這兩處都是你的熟地方；」愛花當時也不過隨話答話的應允了，也不在意；那知次日清晨起來，實珍真個把她父親找到房來，說：「愛花在此地危險，我打算同他即日離開濟南」的話，同她父親說了；可憐汪雨珊聽得流淚道：「孩子！你母親去世得早，我自小兒同你老娘把你養這麼大，一天也不忍離開；既是這樣說時，你們夫婦走吧！我且等送過你們夫婦上車後，我再回去！時常通信，好教我放心；」自古道：「女生外向」，這話絲毫不錯，實珍說同愛花走，她父親眼都哭腫了，她毫無留戀之意；那日愛花在報館裡回來，只見實珍把東西都收拾好了；愛花驚道：「如何恁急？真要走時，我也有些手續要辦清楚；」實珍問：「有些什麼手續？」愛花道：「便是聚豐園的賬也沒完吶！」實珍道：「叫報館裡招過去就是！」愛花笑道：「你真少不更事，怎麼這樣容易？也得同報館算々賬，看除開消外，還殼盤纏不殼？」（未完）